

《帝皇书（全二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帝皇书（全二册）》

13位ISBN编号：9787543692763

10位ISBN编号：7543692767

出版时间：2013-4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作者：星零

页数：60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帝皇书（全二册）》

内容概要

大靖太子韩焯这一生，曾经问过两句话——

“任安乐，你可愿同我比肩朝堂，创大靖盛世？”

她回：“不愿，殿下的江山，殿下自己去守。”

“帝梓元，你可愿放弃仇怨，与我此生携手？”

她回：“不愿，帝家满门被诛，我与殿下仇深似海。”

生命中最进退维谷的一笔，被她最举重若轻地画下。因她从不肯忘记——

十年之前，皇家一纸诏书致使帝家倾颓，他亲手将她送入血亲尽丧、远走晋南的境地。

十年之后，她成为南疆降将，他任她坐谋七阵、卧护六军，任她援戈挥日、御剑流星。

他与她皆被殷红往事追赶太久，在同秘密和权谋的周旋里，忽略了内心次第的韶华。

原来他之所慕，不过同一女子；原来爱情苍蓝，无须言说也无须证明。

帝梓元，你与韩焯的十年动荡记忆，正被铸成三国凛冽的烽烟。

而你浴血沙场，以飒沓征尘赋咏的帝皇弦歌，是将一剑激滟，抑或一剑成殇？

《帝皇书（全二册）》

作者简介

星零，懒散米虫一只，喜欢小说、美食、旅游。能在读者狂轰乱炸的催更下存活得很好，答应会努力做到的事会努力做到。坚持写小说是因为曾经有一个朋友说过：平生，能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便可不负来岁今朝，不让灯花空老。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2847560834>

《帝皇书（全二册）》

书籍目录

上册

楔子

第一章 求娶

第二章 入京

第三章 惊鸿

第四章 秋闹

第五章 问审

第六章 面圣

第七章 青楼

第八章 江南

第九章 合谋

第十章 民心

第十一章 拒婚

第十二章 承恩

第十三章 终见

第十四章 真相

第十五章 诡计

第十六章 宴会

第十七章 焮言

第十八章 事变

第十九章 端倪

第二十章 同行

下册

第二十一章 入局

第二十二章 相救

第二十三章 独处

第二十四章 真心

第二十五章 阻婚

第二十六章 盛天

第二十七章 前夕

第二十八章 开启

第二十九章 昭理

第三十章 清白

第三十一章 真相

第三十二章 莫霜

第三十三章 秦家

第三十四章 嘉宁

第三十五章 线索

第三十六章 诛相

第三十七章 温朔

第三十八章 暗涌

第三十九章 安宁

第四十章 立誓

章节摘录

楔子冬日，天很冷，渗进人骨子里的那种冷。天空起初只是雾霭蒙蒙，逐渐地，雨水一滴一滴铺天盖地地落下来，打在古旧的沥青石板上，顺着石阶迅速滑下。这是一座已有百年历史的宗祠。雨水洗尽了青苔，却无法冲刷掉已渗入石板的暗红可怖的血渍。宗祠外的石阶上，笔直地跪着一个全身素缟，约摸七八岁的女童。女童虽面容稚嫩，却很有一股凌厉不羁的气势，漆黑的眼死死地望着身前不远处的血渍和断剑，嘴唇被咬出了血。那里，是她父亲挥剑自刎的地方。她的父亲帝永宁，是大靖王朝的靖安侯，这座边疆城池的主人，却在昨日被生生逼死在帝家的宗祠前以谢天下，并且临死还背负着通敌叛国的骂名。他们帝家的天，塌了。石阶下，一城百姓跪了满地，泣不成声，一眼望不到头。冰冷的雨水在冬日里格外疹人，落在尚年幼的女童脸上，让那里只剩苍白之色。但她一直跪着，沉默而坚持地以这种方式送走她的父亲。一阵马蹄声响起，毫不停歇直朝帝家宗祠而来，马蹄踩在雨水上的节奏格外急切。四五个人骑着马出现在街道尽头，为首的少年十二三岁，华服上的尘土掩不去浑身的贵气。少年猛地握住缰绳停在石阶前，跌跌撞撞地从马上跃下。他身后跟着的侍卫提心吊胆，连声惊呼“殿下”。少年朝石阶走去，没有人敢拦他。这少年便是大靖的储君，这片土地未来的天子。少年望见石阶上跪着的女童缓缓转过来的眼，脚步顿在最后一阶石梯上，再也难以挪动分毫。这是他见过的最悲凉、最沉默、最哀恸的眼神，但里面却没有无助和惊惶。这就是帝家的女儿啊……他终究是来迟了，没能保住靖安侯的性命，还成为了帝家女儿帝梓元这辈子最痛恨的人。很多年以后，韩焯这样问自己：如果当年帝家没有一夕倾颓万劫不复，大靖的历史是不是会改写，他和帝梓元纠葛一生又无可奈何的命运……是不是会不复存在？只是这世上，早已没有人能回答他。

第一章 求娶朝日划破晨曦，懒懒地落在殿外，巍峨的宫殿如往常般迎来了三日一次的早朝。大靖立国仅数十载，嘉宁帝虽不苟言笑，却善纳谏言，是以朝堂上臣子们时常争论不休，各执己见。只是今日情况有些特殊，众臣低眉顺眼瞅着殿中央风尘仆仆的副将，闭紧了嘴做泥塑的菩萨。“赵爱卿，你将刚才所奏再说一遍。”御座上的帝王面目威严，手落在龙首上，向来威仪的神情糅合了几丝荒唐与不可思议。身着盔甲、奔波千里的副将赵谨石半跪于朝堂上，巴巴朝殿上左首一瞧，这风里来火里去、历经战火数百次的威武汉子一下子没了底气，细声细气地回禀道：“回陛下……”“赵卿，好好答话！”嘉宁帝沉下声淡喝，龙目微瞪。“陛下，安乐寨遣来降信，愿受朝廷招安，归顺我大靖，其寨主任安乐听闻我大靖太子容冠中原，道安乐寨上下无须大靖安抚，只需东宫一妃之位，便可换她三万水军誓死效忠。”被嘉宁帝一喝，赵谨石一凛，浑厚的声音在大殿中嗡嗡作响。这话一出，众臣齐唰唰朝左首看去，个个面色异样古怪，顾自强忍着。赵副将是个老实人，“大靖太子容冠中原”想必是那任安乐说的，此话他心里明白就是，岂能在朝堂上随口而出？偏生左首的青年垂着眼，玄墨朝服着于身，清润沉默的身姿堪堪阻了众臣意味不明的窥探。安静的金銮殿上，帝王轻叩龙椅，微变的神色在副将的朗声回禀下极快地恢复了常态，“哦，三万水军誓死效忠？任安乐……此话可当真？”嘉宁帝话语中不无稀奇，一句话更是石破天惊，让一众大臣顾不得其他，纷纷凝神考量起皇帝的这句话来。“回陛下，送来的降书中是这么写的，洛将军让微臣快马回京面呈陛下，说是机会难得，请陛下和……殿下三思。”赵谨石军旅数年，大老粗一个，这番话说得不伦不类，活像背书一般，想来也是洛老将军交代了才是。若不是那安乐寨寨主提出的荒唐条件，这等回京邀功的好差事怎么也轮不到他头上。思及此，一众大臣摇摇头，神情明了。大靖兵强马壮，疆域辽阔，北秦和东骞两国位处荒凉的漠北与东北之地。三国近两年来尚算和平共处，唯南海水贼肆虐，屡次侵扰沿海城池，奈何大靖水军薄弱，数十年来一直未寻得解决之法。安乐寨对大靖而言是个奇怪又独特的存在。三十年前中原大乱，各诸侯世家混战，最终北方韩家一统天下。安乐寨本处东南沿海大山深处一小边角旮旯地儿，当时未入得太祖的眼，便被这么保存了下来，却未想几十年后，当年占山为王的几百小土匪已有了三万水军的威势，并在十几年前自称“安乐寨”，偏安一隅。朝廷数次围剿，皆因不敌其水军铄羽而归。好在安乐寨虽不归属朝廷，却未骚扰百姓，只占山为王，做他的土皇帝。但嘉宁帝可不是个吃素的帝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安乐寨近年来早已成了他的心病，这次若能招安，既可一展大靖皇威，又能利用其三万水军牵制南海水贼，可谓一举两得。众臣这么一琢磨，顿觉安乐寨归降之事十有八九是定了，又齐唰唰朝青松般温润的太子爷望去，并不忘掬一把同情的泪。安乐寨十几年前本不是这么个名，就唤土匪窝。由于当年老寨主得了一女后甚喜，才将寨名改成“安乐”。几年前老寨主亡故，其女接了寨主之位，如今已十八有余，听闻其粗鲁无比，孔武蛮横，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盗。三万水军换一妃位，瞅瞅自个儿冠绝朝堂青葱水嫩的太子爷，众臣还真琢磨不出这事到底是朝廷占了便宜，还是那声名远扬的女土匪得了乖

。“赵卿，此事甚重。安乐寨既有归降之意，朕看这孤女颇有忠骨，倒是件好事，只是此事还需太子首肯。皇儿，你觉得……”嘉宁帝垂眼，望向下首，面容带笑，眼底却有几分深沉。众臣心底一咯噔：陛下啊，您想要人家骁勇善战的三万水军就直说呗，偏生还冠冕堂皇地让太子爷首肯。若太子爷不想被天下人斥责无君无父，未来东宫的一场喜事怕是免不了了。除却一众心思各异的大臣，几位皇子也起了看笑话的心思。被女土匪以“容冠中原”为赞言当着满朝文武提亲，太子这次的脸面算是丢大了。“父皇，若安乐寨忠心归顺我大靖，三万水军愿编入崇南将营，安乐寨自此解散，儿臣愿在东宫列一位分以迎任安乐入京。”太子韩焯稳稳迈进一步，对嘉宁帝执礼而答，一派从容。几位老大臣瞥了一眼面色缓和下来的嘉宁帝，暗赞一声，太子这话说得漂亮，不仅点出了安乐寨忠心归顺后他才会迎娶这一条件，还将三万水军并入由陛下掌控的崇南将营，以示自己决无觊觎安乐寨水军之心。如此一来，太子以储君之躯甘愿自降身份迎娶女土匪的牺牲便会深得帝君百姓之心。几位皇子显然也想到了这层，暗哼几声，面色有些讪讪。“皇儿仁厚爱民，深得朕心！”果不其然，嘉宁帝拊掌大笑，眉间厉色一扫而空。他望向礼部尚书道：“龚爱卿，你看给那安乐寨主排个什么位分好。她万里远赴，倒也别亏待了。”大靖朝堂上还是头一次如此郑重地决议一个女子在东宫的位分之事。被点名的礼部老尚书龚季柘急忙迈出，微一思量后恭声道：“陛下，臣看一孺人位足矣。”虽说任安乐携三万水军归降，可她毕竟是个土匪头子，要嫁的还是当朝太子，未来的皇帝，以她的身份，便是孺人也抬举她了。若不是看皇帝心情颇好，龚季柘断不敢开这个口。果不其然，一些讲究世家位分的言官已经皱起了眉头，准备谏言。“陛下……”被忽视良久的赵副将听着不对劲，忽想起一事忘了禀告，忙不迭上前一步阻了言官的话。嘉宁帝被他突然一唤，不悦道：“赵卿还有何事？”“陛下，那任安乐在降书上说，所求之位……”赵副将朝一旁正冲自己挑眉看来、丰神俊朗的太子瞅了瞅，硬着头皮回道：“乃太子妃位。”安静，十足的安静，大气喘着都嫌闹得慌的安静。整个金銮殿内，奇迹般地因为“太子妃”三个字蓦然静默了下来。即便是素来喜欢在体统上争个脸红脖子粗的言官们也闭紧了嘴，低垂着眼，神色有些惶恐。荒唐，荒唐，简直是……荒唐至极！一干文臣想了半晌，也不知除了这二字，还能用何词来形容那胆大包天的女土匪任安乐！太子乃一国储君，她求太子妃位，难道想做大靖朝的国母不成？大靖京城的家世清贵、勋爵侯府里教养出来的贵女不计其数，还没有一个胆敢直言入东宫，肖想太子妃位的！太子退后一步，垂下眼，面色风轻云淡，眼底却有了淡淡的波动。这安乐寨主居然敢提出这种条件，倒是个有意思的。果然，御座上的嘉宁帝也收了声，面色沉了下来，“好一个任安乐，她视大靖朝为何物……”“陛下，任安乐有言，若是陛下不愿许太子妃位，她也可不入东宫，只愿陛下能在军中为她备一军职，让她能以军功……来换将来入主东宫的机会。”虽说御座上的帝王皇威骇人，太子漫不经心投来的眼神也着实有些扎眼，赵副将还是拿出了战场上的一往无前的精神，长吐一口气，完成了禀告。其实说白了，任安乐就一个意思，你可以现在不给我太子妃的位分，可你堂堂大靖朝，总得拿出点诚意来换我三万水军效忠吧。她任安乐会什么？针刺女红、琴棋书画那是扯淡，只有扛着大刀打仗有两把刷子，所以入军队晋升，是最直接的方式。只是这般做法与明抢何异？果然是做惯了土匪的女子，连嫁个夫婿也是一身匪习难改。云夏之上女子地位颇高，历朝领军入阁的女子虽少，却不罕有。众臣虽对狂妄蛮横的安乐寨主心生鄙夷，但想着那骁勇驰骋的三万水军，此时也不敢妄言，怕拂了上意。“哦？不得太子妃位绝不入东宫？她好大的口气！龚卿，替朕拟旨，昭告天下。”嘉宁帝一反常态，竟未斥责任安乐大逆不道的要求，反倒拊掌大笑起来。“安乐寨主刚强恤君，愿率三万水军投效大靖，今封其为崇南副将，安乐寨一应人等从优而待。朕感念其一介孤女，特许其入京奉职。”礼部尚书领旨退至一边，心底微动。任安乐被召入京城，那失了主心骨的三万水军迟早会被洛老将军驯化。不出几年，安乐寨在东南沿海的影响便会消失，届时，任安乐一介女子，自是任由朝廷拿捏。皇帝此话一出，便没人敢再提及任安乐求娶太子之事，只当嘉宁帝甘愿用一个四品虚职换安乐寨三万水军。皇帝一摆手后，小太监扯着嗓子喊了一声“退朝”。诸大臣退出大殿时发现，太子已被陛下身边的太监总管赵福领着朝上书房走去了。“父皇当真看重三哥，这才刚下朝，便又巴巴地把他唤走了。”说这话的是九皇子韩昭，生得浓眉大眼，颇具武将之气。他母妃是左相之女，因喜好疆场，和太子无甚冲突，十五岁的少年王爷，便养成了这般大大咧咧的性子。“九弟，三弟乃储君，得父皇看重本是应当。”大皇子韩瑞不轻不重地斥了一句，肃重的面色一派威严。韩昭哼了一声，浓眉微扬，显是没听到心里。韩瑞乃长子，却非嫡出，母家也不高，本不得嘉宁帝看重，在诸皇子中身份最为尴尬。好在这些年他对嘉宁帝忠孝皆厚，对太子韩焯极守臣礼，在朝堂多年功劳甚重，是除了太子外最得朝臣敬重的王爷，三年前被嘉宁帝加封为沐王。五皇子韩越见两人剑拔弩张，忙打圆场，“九弟，大皇兄说得对，三哥是太子，自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不过我看父皇唤走三哥，恐怕不单

是为了那安乐寨之事。”五皇子是诸位皇子中的奇葩，明明生于帝家，却偏生喜好吃斋礼佛，十岁起便拜在昭若寺高僧明贤大师座下。嘉宁帝一生得了十几个儿子，到如今安在的不过这么四个，因怕这五皇子一时想不开剃了和尚头，便强行将其召回朝廷。想是五皇子自小便敬奉菩萨的缘故，他的性子向来通透豁达，不喜说假话，且所想必言，从不肯委屈自己。“除了安乐寨，还能有什么事？”韩昭见兄长面色不豫，乖觉地顺着五皇子的梯子爬了下来。韩瑞眉峰一动，望向上书房的神情有些玩味。区区一个安乐寨，即便是任安乐率三万水军归降，对大靖朝来说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父皇会重视到这个地步，不过是因为安乐寨的解散意味着……太祖治下的年代彻底结束罢了。安乐寨建于三十年前，比大靖王朝的岁月还要长久，深埋于大靖晋南之处，这才是嘉宁帝最不能容忍的事。“三哥他已经二十有二了啊。”见韩瑞和韩昭齐齐望来，韩越淡淡道了一句，“可到如今还没有嫡子。”没有太子妃，哪来的嫡子！准确地说太子根本就没有子嗣！听着的两人随口便想反驳，但同时一凛，韩瑞低喝：“五弟，休要妄言。”留下这句，他一拂袖袍，转身便走。“哼，成天摆出个忠君正直的脸孔，没点骨气。”韩昭撇撇嘴，倒也不含糊，“五哥，我约了人出宫游玩。父皇若问起我，你便说我去西郊大营，替我遮一遮。”他边说边朝石阶下跑去，一溜烟便不见了人影。韩越笑了笑，不愧是宫里长大的，即便是性子跳脱的九弟，也知道有些事是不能说的。皇家有很多忌讳，但真正为嘉宁帝之逆鳞的却只有一个。太子妃？当然不是，帝君讳莫如深的不过是太子妃所代表的那个姓氏。晋南帝家。大靖以皇家韩氏为尊，可说到贵，却未必只有皇室。不过，这个姓氏所传承的一切荣辱，在十年前已烟消云散，如今遗留世间的，只剩下一个挂着太子妃虚号的帝家遗孤罢了。烈日顶在头上有些晃眼，韩越暗笑自己多事，转身出宫回府，默背心经去了。上书房。嘉宁帝翻完积累了几日的奏折，才抬眼朝下首静立的太子韩焯看去。早已成人的太子通透睿智，内敛温和，作为储君，无疑是嘉宁帝的骄傲。可偏偏和历代所有帝王一样，他拥有皇权，在位时总是不希望被分走的，即便那人是他最优秀的儿子。韩焯生得不像嘉宁帝，却从未有人敢说他半句闲话，只因他和太祖十分相似。嘉宁帝对上这张肖似先帝的脸时总会不自觉地恍神，譬如此时。“父皇？”显是对嘉宁帝此举极为熟稔，太子韩焯不轻不重地唤了一声，神色恭谨。嘉宁帝回过神，轻咳一声，“太子，任安乐不过边荒蛮女，鲁莽无知。待她入京，你晾着便是，别太过计较，失了储君气度。”今日在朝堂上的话一经传出，任安乐便会成为东宫的眼中钉、肉中刺，甚至也会成为整个京城权贵的笑柄。可到底收了人家三万水军，适当的劝解表态嘉宁帝认为还是需要的。“父皇放心，儿臣定会告诫下臣。”韩焯皱了皱眉，应道。知道这个儿子向来言出必诺，嘉宁帝点头，突然话锋一转，淡淡开口，“太子，你如今年岁也不小了，东宫一直未纳太子妃也招朝臣闲话。朕问你，到如今你的心意……还是没变？”说这话的瞬间，嘉宁帝一扫刚才的慈祥宁和，整个人带出隐隐的煞气来。他目光灼灼地看着太子，手指轻扣龙椅案头，沉闷的敲击声威慑十足。韩焯眉角微动，这才是曾随着先帝南征北战，灭绝帝家，一手掌控大靖的帝王。这些年安逸久了，倒有些忘记他这个父皇曾是何等狠戾的人物。“累父皇挂心是儿臣不孝。”韩焯抬眼，神色郑重，毫不退让地望向嘉宁帝，“只是这桩婚事是皇祖父的遗愿，他老人家在世时最疼儿臣，儿臣只盼能圆了他的这桩心愿，还望父皇成全。”韩焯的态度十分坚持，和过往十年一般无二。嘉宁帝眼一眯，摆手冷声道：“行了，此事日后再议，你且出去吧。”韩焯应声称是，行礼退了出去。信步走出的嫡子神色平和，仿若毫不在意他这个父君的怒意。上书房的大门被轻轻掩住，嘉宁帝吐出一口浊气，神色晦暗不明。“陛下，饮口安神茶吧，这茶叶是四公主前几日亲自去御苑里采摘的。”赵福低声道，轻手轻脚地将一盏幽香清淡的素茶放在御桌上。他侍奉嘉宁帝几十年，自是知道他的喜好，也知道但凡那件事被提起，后宫必受半月雷霆之怒。所以，这时候想办法让嘉宁帝恢复心情很是重要。果然，嘉宁帝神色一缓，“韶华是个懂事的。”他端起清茶抿了一口，突然道：“赵福，你说朕当年留下她是不是做错了？太子如今端着太祖的遗愿，硬生生护住她，倒实在让朕难做。”若您真想除掉那人，天下有谁可以阻止？不过是借太子的借口罢了。赵福可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只垂眼恭声道：“陛下皇威震天，帝家不过当年风光，如今区区蝼蚁安敢与我大靖皇室争锋？”“那可不是什么蝼蚁。”嘉宁帝低喝，眼底渐有复杂之色。“老奴失言，请陛下恕罪。”赵福急忙跪下请罪，面露惶恐。待嘉宁帝摆手道“罢了”，他才慢慢退了出去。“蝼蚁？帝盛天，若你知道有一日，帝氏一族会被一个阉人称为区区蝼蚁，你当年……可还会将这半壁江山拱手相让？”嘉宁帝凝神望向书房左首案桌上端正置放的墨绿铁剑。低晦莫名的声音自上书房中隐隐传出，青天白日里，竟硬生生让人觉出冰冷的寒意来。天近黄昏，礼部后堂。龚尚书一整天忙活着安乐寨诸事的细节安排，临到傍晚才起草嘉宁帝早朝上赐下的封赏诏书。他正欲下笔，急匆匆的吆喝声在堂外骤然响起，他笔尖一顿，一团甚小的墨汁便滴在了明黄的卷轴上。“龚老兄，今几个天道不错，明日又是休沐，不如陪我去楚馆里瞅

瞅，躲在这个偏堂里忙活啥？”只见一人裹着一身颇不齐整的朝服走进来，三十开外的年纪，相貌平庸，一双眼转得甚是活络，乍一看还带着几分市井俗气。龚季柘年过五旬，是铁板钉钉的两朝元老，性子耿直倔强，极少有人能让他难以应对，偏生面前之人天生一副死皮脸，领教数年，他倒也习惯了。“胡闹，本尚书长你几十岁，你恭称便可，休要每次来套近乎！楚馆那种地方，堂堂朝廷重臣岂可随意提起！”龚季柘拂袖，头疼地看着圣旨上的污渍，用笔墨极快带过，吹胡子瞪眼地继续道：“再说安乐寨举寨归降，户部分列的赏赐不少，你哪来的闲心到处逛？”来人为户部侍郎钱广进，龚季柘一度觉着，钱广进的父母倒是实在，取了个这样的好名。作为大靖王朝最富有的商人，区区五年时间，这钱篓子便为自己在朝堂上铺了一条康庄大道。大靖建国后，头些年施恩天下，没积下什么银子，嘉宁帝又是个好战的皇帝，每年征战都要耗掉大半个国库。前几年打仗时缺银子，差点就要靠增收赋税来支援疆场上的将士。增收赋税这事在当年闹得很大，嘉宁帝的旨还没下，一堆老臣子便跳出来哭天抢地，上书称不可劳民。就在嘉宁帝头疼之际，巨富之家钱氏一族的新继任者便将九成家产捐献国库，称皆因得英明之主庇佑才得以攒下殷实家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方为正道。天子被拍足了马屁，兼钱家贡献的金银着实可算敌国，嘉宁帝一高兴，便破格将钱广进招入户部，让他位列朝堂。他倒也争气，入户部不过五年，便令国库充盈，兼善于钻营，甚得帝心。此后他一路扶摇直上，如今已是户部侍郎，掌管江南钱粮。即便龚季柘是个古板倔强的，也不得不承认钱广进虽粗鄙市侩，却是个挣钱富国的奇才。“龚老兄，守礼持重有什么用？您顽固了一辈子，啥子油水都没捞到，还不如下官这个户部侍郎。”钱广进这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平时圆滑得很，却不知怎的，偏偏喜欢和古板持礼的礼部老尚书抬杠，这在朝中也算是一件奇事。龚尚书眉毛皱成了八字，极快地起草完诏书，将卷轴合拢，抬首不耐烦道：“你有什么事，说吧，老夫没闲工夫陪你唠嗑。”“嘿嘿，老尚书果真双目如炬。”钱广进整整朝服，猫着腰靠近，一派小心翼翼样。龚尚书瞧得稀奇，却不想钱广进一开口，便让他愣在了当下。“老尚书，下官今儿在朝堂上见赵副将提起太子妃后气氛着实古怪，太子殿下如今未娶嫡妻，难道太子妃位真是为那帝家孤女留着的？”“糊涂，提这事作甚！”龚尚书额边青筋毕露，粗声道，“你只管将封赏准备好便是。”“老尚书，您也知道朝中大臣多是勋贵，像我这样以商入朝的可是从来没有，自然不比你们。下官对当年之事虽有耳闻，却不够清楚，若是触了龙威便是大罪，还请老尚书体谅一二，为下官提个醒。”钱广进没在意龚尚书的态度，急忙做恭谦状，样子很是真诚。龚尚书知他说得不错，当年的事虽为天下所知，可传来传去大多失了真，钱广进靠圣宠才能在朝堂立足，若因此事得罪皇帝，确乃池鱼之灾。念他的确是个人才，当年龚老夫人大病时也亏得他介绍了一个民间大夫，龚老尚书性子耿直，略一迟疑，沉声道：“太子妃位的人选乃皇室禁忌，你以后切莫在别人面前提及，对那帝家孤女更是如此。”龚尚书只说了这么一句，钱广进连连点头，只是仍有些纳闷。“老尚书，太子年纪不小了，太子妃位总不能一直空着吧？”“那便要看陛下和太子谁能坚持得更久了，毕竟是太祖定下的婚事，帝家孤女总有入京城的一天。若非如此，你以为满京城的勋贵世家都不敢肖想东宫太子妃位是何缘故？”若陛下看得开，左右也不过这一两年了。这句话是龚季柘的猜测，倒是没有说出来。他朝钱广进一拂袖，“走吧走吧，回你的户部去。记着这些话休要再提。”龚季柘是两朝元老，说话自是不会无的放矢。见他开始赶人，钱广进念叨着“多谢老尚书提醒”便退了出去。偏堂重归安静，龚尚书取出刚起草好的圣旨，眼落在明黄的卷轴上，有些恍神。十年前他同样替嘉宁帝起草过一道圣旨，只不过……不是天恩，而是来自帝王的雷霆之怒。帝氏靖安，罔顾先帝之恩，妄动窃国叛乱之兵戈，朕代天责罚，赐帝家满门死罪。姑念帝氏幼女乃先帝所重，特网开一面，圈禁于泰山国寺，不得帝旨，永世不得入京。区区几句话，一道圣旨，大靖立国的功臣世家自此大厦倾覆。或许，本不该称帝家为臣才对。龚老尚书闭上有些浑浊的眼，重重叹了口气。三十年前中原混战，各世家割据天下，枭雄之中以南方帝家和北方韩家实力最厚。帝家家主帝盛天虽为女子，却广纳天下有识之士，十年时间便在南方一家独大，而韩家家主韩子安亦在同年将北方广袤之地纳入韩氏一族手中。正当天下百姓以为两家会有一场恶战时，两家家主却同时昭告天下，称两人早已相识，惺惺相惜，愿不动兵戈统一南北。天下人闻此讯，普天同庆，传为一时佳话。半年时间，帝盛天隐退，将南方统治权及兵权交由韩家家主韩子安。一年后，韩子安建大靖王朝，感念帝氏家主禅让之义，又因帝盛天闲游天下，便封其侄帝永宁为靖安侯，掌管晋南十万兵马，并立下圣旨，靖安侯与当朝皇子共享皇位继承之权。此旨一出，天下震动，帝氏一族的尊贵荣耀无出皇室，被尊为大靖国之柱石。数年后，靖安侯得一女，视为掌上明珠。太祖闻之欣喜，亲赐名梓元，并降旨帝家，定下忠王嫡子与帝家幼女的婚事。当年的忠王韩仲远，便是如今的嘉宁帝。此后数年，靖安侯曾屡次上书，请辞皇位继承之权，太祖始终未应其所求。重昭四年，因早年戎马生涯里所患的旧疾复发，太祖崩于昭仁

殿，留下遗旨立忠王为帝，世子韩焯为太子，而那道传位圣旨的最后一句却是：帝家幼女，上承于天，斯得重任，荣封太子之妃。太祖驾崩时，太子韩焯六岁，而帝梓元不过两岁稚龄。何来上承于天？那不过是太祖给帝家留下的最大荣宠罢了。帝家权握晋南十万兵马，当年甘愿放弃皇位的善举又得天下敬重，在太祖驾崩、王朝不稳的头两年，是靖安侯对嘉宁帝的全力支持，才使大靖安稳渡过了波谲云诡的朝堂之乱。嘉宁帝为示皇室对帝家的善意，甚至下旨将帝家幼女帝梓元以公主之礼迎入京城休养，奉为皇室上宾。当时，天下百姓皆以为待太子长大，大靖最尊贵的韩帝两家结秦晋之好时，便可续写当初太祖和帝盛天的佳话。只可惜嘉宁六年，靖安侯私调八万大军擅离晋南，长驱直入北方边境，并欲勾结北秦发动战乱。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嘉宁帝迅速修国书诘问于北秦王，派遣大军远赴边境，同时让左相姜瑜带上赐罪的圣旨前往晋南。令人费解的是，靖安侯并未认罪，甚至在帝氏宗祠前当着满城百姓和左相自刎以证清白，将帝氏一族推入了天下注目之中。说句实话，即便晋南大军突入北部，举国百姓也不相信靖安侯有不臣之心，再加上靖安侯的惨死，大靖王朝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动荡不安，诸王瞧得契机，皆有异动。就在此时，左相姜瑜在靖安侯府搜出了靖安侯与北秦王密谋造反的书信，昭告全城后，以雷霆之势斩杀了帝氏宗族一百多口人和数百旁支，一夜间帝北城血流成河。人心惶惶之时，帝北城守将洛川率留守的两万守军向嘉宁帝投诚，并帮左相迅速控制了帝北城。帝北城的消息传至天下时已经太晚，帝氏一族灭绝已成定局。更何况，数日后远赴北部的帝家八万大军遇上北秦铁骑，被坑杀于青南山下，此时，整个王朝都沉默了下来。这八万大军的覆灭意味着，自此以后，大靖王朝最尊最贵者唯有皇家。史家论功过，向来胜者王侯败者寇。有谁敢触帝王之怒，累得满门受祸？此后长达数年，凡曾与帝家交好的臣子都被流放或诛杀。嘉宁帝手段铁血，以至上至朝野，下至民间，都不敢再提曾禅让天下、显赫大靖的帝氏一族。而自这场谋反里，天下百姓也确定了一件事，就是当年夺下北方、在大靖王朝地位不下于太祖的帝氏前家主帝盛天早已亡故。否则以她的脾性，绝不会看着帝氏一族自此断绝。帝氏孤女帝梓元，太祖曾昭告天下的太子妃，从那时起，便成了整个大靖皇室的禁忌，被圈禁于泰山国寺。整个帝家，除了一个还未被撤去的太子妃虚位，便什么都不剩了。如此一晃便是十年。龚老尚书睁开眼，感觉握在手心的圣旨隐隐烫手。梓元，那是元后之意啊！上承于天，斯得重任。也只有极少数老臣隐隐猜出了当年这道遗旨中真正留下的话，太祖不是根据太子的择定去选择太子妃，而是……因为帝家幼女才选定了下任帝王。那意味着只要帝梓元还在，她就是大靖下任帝王唯一的名正言顺的中宫之主。太祖当初是何等看重帝家女儿，才会赐下此名，在她身上留下郑重至此毫不逊于立帝的遗旨，以至于让整个大靖王朝在太祖远逝、帝家倾颓十数年后，对东宫太子妃位始终悬空的荒唐事保持了沉默。算了，帝家已经颓败，感慨再多也是枉然。那帝梓元如今在陛下心中恐还不如安乐寨一介女土匪重要。龚尚书看了一眼天色，将圣旨放入盒中，急匆匆入皇城面呈嘉宁帝去了。

《帝皇书（全二册）》

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读至安宁血战沙场的一幕，只觉天地分外安静。人间一切正等待发生，似化为她剑鞘上那片起了褶皱的细雪，继而成为最大的象、最空的象，连歌哭都再也不必。——畅销书《白发皇妃》作者莫言殇 作者以华丽磅礴的文笔描绘皇权之争，幽默灵动的语言令书中各个角色跃然纸上，情节环环相扣，悬念步步加深。隔着国仇家恨的爱情令人隐有悲壮之感，看至结局，依旧不忍释卷。——畅销书《美人凶猛》作者沐水游 庞大的架构，大气的文风，优美的文笔，意想不到的情节。与以往那些开篇沉重的复仇文不同，你会在这则故事开头被幽默豪爽的安乐吸引，随情节的跌宕而心情起伏。你会想要拨开错杂的藤蔓，看看女土匪任安乐究竟是不是帝家孤女帝梓元，而她与韩烨的对手戏、入京之后的所行所谋，更是本文最大的看点。——畅销书《血蝶御医》作者蝶雨蓝梦

《帝皇书（全二册）》

编辑推荐

《帝皇书（全二册）》

名人推荐

当读至安宁血战沙场的一幕，只觉天地分外安静。人间一切正等待发生，似化为她剑鞘上那片起了褶皱的细雪，继而成为最大的象、最空的象，连歌哭都再也不必。——畅销书《白发皇妃》作者 莫言
殇作者以华丽磅礴的文笔描绘皇权之争，幽默灵动的语言令书中各个角色跃然纸上，情节环环相扣，悬念步步加深。隔着国仇家恨的爱情令人隐有悲壮之感，看至结局，依旧不忍释卷。——畅销书《美人凶猛》作者 沐水游庞大的架构，大气的文风，优美的文笔，意想不到的情节。与以往那些开篇沉重的复仇文不同，你会在这则故事开头被幽默豪爽的安乐吸引，随情节的跌宕而心情起伏。你会想要拨开错杂的藤蔓，看看女士匪任安乐究竟是不是帝家孤女帝梓元，而她与韩烨的对手戏、入京之后的所行所谋，更是本文最大的看点。——畅销书《血蝶御医》作者 蝶雨蓝梦

精彩短评

- 1、星零的文不错，就是没完结。
- 2、好看！
- 3、星零大人的我都爱。梓元（安乐），韩烨，深爱深爱。。心疼韩烨。。幸好结局是我喜欢的。幸好
- 4、还不错。
- 5、我看小言书以来最喜欢的一本，刚好星零也是我最喜欢的古言作者，刚好韩烨也是我最爱的男主角。好吧，我承认是拜倒在太子脚下，爱而不痴，慧而不骄。这世上怎么会有韩烨这样的存在，见之吾平生之大幸。
- 6、喜欢这位大人的不少，可我就是看不下去
- 7、帝梓元，吾此生之年中意于你。
吾不许来生之诺，今生得见，是吾百世修来。
吾一生求而不得，藏于心间之人，是你，帝梓元。
韩烨绝笔。
- 8、女版琅琊榜。
- 9、找了好久，终于找到名字了，一直以为我看的是帝凰，名字太像傻傻分不清楚
- 10、真的超级好看！昨天刚看完结局，有两个地方看的差点都哭了，整个剧情环境都描写的非常大气，不是那种单纯的勾心斗角的复仇，复仇不是家破人亡，帝梓元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和平盛世，韩烨也是一样，不仅如此韩烨对帝梓元十多年的感情也让人羡慕！
- 11、还不错，朝廷，宫斗，家国，江湖，天下，爱恨情仇交织，好像步步都掌握在女主手中，就像琅琊榜，但没琅琊榜那么隐忍揪。请看长评
- 12、在网上已经看完了，很喜欢，决定下手。
- 13、很好看！上古之后又一本让我看不腻的书。然而星零大大你是什么时候准备把完结版出出来啊！明明去年就写好了，为什么还没有出版
- 14、琅琊榜之后最爱的一部小说，其实比起帝梓元我更喜欢那个率性而为满身正气而又爱撩汉子的任安乐
- 15、别人推荐的小说，一口气看完了上下部，小说把权谋和感情戏都写得很好，美中不足的是男主很强但是不突显，描写篇幅太少。安宁的死是我觉得最遗憾的。小说很多地方都很感人，关于家国，关于恩怨情仇，这部小说真的和琅琊榜很像。梓元不是我喜欢的女主，韩烨也不是我喜欢的男主，但这是我很喜欢的小说
- 16、书看上去有点旧，价格便宜随便看看还行。没有完结吊人胃口，等待终结篇。
- 17、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 18、不错的古言吧，作者文笔不错，有些片段想哭
- 19、简直完美，最喜欢的书中排前三的作品
- 20、当时看琅琊榜的时候就在和身边的朋友疯狂的安利这本书，琅琊榜就是男版的帝皇书，只是琅琊榜更重家国山河，帝皇书同时还有感情线。心疼韩烨。
- 21、一直觉得是我看过最弱的男主 从头到尾的嫌弃 虽然某人一直劝我后面男主就厉害了 然而并没有啊
- 22、星零一跃成为我必追的作者之一，故事情节严谨，环环相扣，引人入胜，非常喜欢，绝对的五星推荐，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唐七公子，桐华etc，此书必收！！！只可惜没有完结，仰首期待。
- 23、从上古开始喜欢星零了 帝皇书一如既往的喜欢 等待完结篇的到来 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但是为何隐隐觉的结局是悲的啊？
- 24、高中时向坐我后面的妹子借来看的
- 25、痛经葛优躺，便放纵自己没日没夜看小说，三天看完，后面快进，这本书里所有人都不易，还好韩烨和帝梓元是幸运的，就是写的有点太长
- 26、很少见的深情与坚持。挺想看君玄那对儿的结局
- 27、之前给了五星，但评论太草率了，所以重来一次。前段时间向同学推荐了星零的书，她看完之后

《帝皇书（全二册）》

跟我聊天，才发现我当时只看了上卷，于是又从头到尾再看了一遍。二刷之前还在跟朋友说，安宁死了又没什么，为韩家赎罪罢了。但是真的看到她战死在青南城的时候，还是哭得眼睛都肿了。一直觉得，上古和白玦耽搁了数千万年，已经够厚重了，却未料，隔着八万人命的韩焯和帝梓元也同样不易。下卷才看了一半，哭了好几次。韩焯是那么好的人，总是默默地做好一切，连自己的死都算计好了，为梓元留下江山，多么像为上古守住苍生的白玦。总说帝皇书是女版的琅琊榜，其实也不是，权谋同样精彩，但在韩焯心里，帝梓元应该是重于天下的，而林殊对霓凰做不到这个地步。之前打分太随意了，欠星零两篇长评（上古和帝皇书），看完下卷再补上。

28、女版琅琊榜的复仇故事，女主强大男主深情。

29、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书中之一，但，至今也没找到完结篇。

30、--到处琅琊榜的影子。。。

31、女版琅琊榜，在一起好不好

32、结局竟然让我空落落

33、好看，星零的书都好好看，

34、印象比较深刻，虽说情节设置有些偶然，但女主大气睿智的性格真的是令人喜欢，男女主棋逢对手令此书读来妙趣横生，再加之作者的文笔并不矫揉造作，自然感受到一份舒适顺畅。

唯独是结局有些遗憾和不足，帝梓元的退让，会不会造就几十年后悲剧的重演？毕竟最后帝家仍旧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

35、又是一本未完待续的书

36、和琅琊榜差不多的故事与发展，文笔还不错，下册在哪里啊

37、虽说是古言，但完全可以用超越古言的高度去看这本书，其中韩焯和帝梓元的爱情，也就是让我看到两个人在国家大义和家族血脉之间的种种抉择，他们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爱和责任并重，还好最后两人终是苦尽甘来共携手。

38、也许太过喜欢竟无从下笔

想说的太多倾注在笔尖却只轻轻留痕

39、觉得是女版的琅琊榜，很棒

40、韩焯估计是我最喜欢的小小说男主了吧

41、我就搞不懂了，这种没写完的书，为什么能够出版？还分什么上下册，害得读者以为是写完的，谁知道买回个坑，真是气死人了。不是说书不好，但书再好，这种没写完就出版的行为也太没职业道德了。

42、回味无穷。韩焯与梓元都深得我心

43、期待完结篇！这样看才有意思！

44、开始看了一点差点没看下去，越到后来越精彩，五天看完两部

45、文风别致，大气，忧伤，幽默共存，个人认为比《上古》好。

46、看了凰权才发现帝皇书真是不要太好看

47、很早就看完第一部后来一直想看第二部，终于在掌阅上找到了。两部看完大爱韩焯，他为皇家，为帝梓元，以及温朔都负出了太多。一直记得书中的一句：我曾对一个叫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帝梓元

48、——我对一个叫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帝梓元。——君以天下待我，我以盛世还君。终于看完了，为星零大气的文笔折服，十几年盛世沉浮后，终于能携手一起并肩看天地浩大。

49、爱帝梓元与韩焯的江湖，爱之深时恰为放手。

50、倾我一生与你共赴白头

51、大家注意，这套书有很多空白页，我的同学在京东买的一套也一样，请慎买，还有，剧情个人觉得无聊，看看不下去，比上古差多了。

52、看过的最好看的小说

53、星零的女主差不多都一个调调（称为女尊？）看的时候还没更完，那时候抓耳挠心想看我啊跟最近追打火机与公主裙的心情一样一样的。很好看文笔情节都很对我胃口。

54、不管别人说文笔是刻意卖弄好，还是烂俗不堪也好，帝皇书塑造的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的很赞。大爱！

《帝皇书（全二册）》

55、情节曲折回环，有意思

56、为一人倾尽天下是喜欢 为一人放弃天下是爱

君以天下待我 我以盛世还君

十年等待 三年生离

死局得解

57、我对一个叫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帝梓元。东宫殿下真是甚得我心

58、挺好看的，比较正经的故事。喜欢韩焯，很深情，很有担当的男人。可惜未完待续，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呢。

59、本来以为是完结的，谁知还未写完....书的纸质很不错。

60、这部书是近几年来除了琅琊榜后看的又一部格局比较广的小说，很喜欢这种广阔的铺陈风格，当然，就剧情来说，不大符合现实，但作者在描述故事中细腻，故事类型很吸引人！

61、熬夜也要看完，大大能出个甜点番外补偿下吗

62、星零的小说我都爱

63、任安乐应该是我读过最喜欢的女子了

精彩书评

- 1、至于主角，男女主都是以天下大义为重，难得三观很正。自带光环，身边人誓死效忠，绝境逢生至于反派，坏的有点莫名其妙，不敢相信竟有那么阴暗的皇帝（嘉宁帝），但这个人物形象塑造的挺好。至于情节，三国之战写得荡气回肠，加一星，但到后面的二人见面，国婚，看得我很是捉急，女士匪竟也有这么羞涩腼腆近乡情怯的时候，当初你隔着血海深仇进京的时候咋没看你退缩过呢，差点两人就生离了，好不容易全活下来了，这算怎么回事。还有国婚，你当大臣们其他人都是傻的吗，用这种方式逼男主现身，幼稚了，坦诚一点不好吗！真是差点逼得我在结尾弃书。最后，最大的槽点是女主永远要把血海深仇挂嘴边，前几次挺动容，后来就麻木了，最后告白的时候又提了一次，毁了我感动的心情。不过在复仇言泛滥的今天，找到一本三观都正的小说还是很不容易的，值得一看
- 2、差评。看了二十章弃了。看这么多年小说第一次看到有作者用雍容华贵形容皇宫。用弹冠相庆形容百姓。还有及笄，我看的版本是及屏。不知道是作者还是网站问题了语文功底差情节上虽然架空也太随心所欲了就是很胡来嘛，啥一进官场就三品官职，啥求娶太子，啥大摇大摆逛青楼赌场男主角对女主角的好感来的莫名其妙...女主光尾随温什么公子就关心过度了醋了还有别的心理活动一点也没有什么“亲爱的太子殿下您是恼羞成怒了”这种上帝视角又玛丽苏的旁白简直看不下去
- 3、《帝皇书》所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最大的仇人是端坐在最高位置上的皇帝，最有力的对手是自己心心相惜的爱人，亲人，爱人，友人，该何去何从？国仇，家恨，又该如何取舍？这是一个从十年前就开始的复仇计划，作者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安排，带着读者和女主一起，踏上未知的复仇路。很喜欢女主出场时的霸气，那时的女主只是花痴太子的女土匪任安乐，简单霸道，而后来的女主却成了肩负国仇家恨的帝梓元，说实话，个人很喜欢任安乐和太子一起除暴安良，为民请愿那一段，大大咧咧相貌平平却又睿智超群另类大气，这样的女主活得简单快乐，而帝梓元，她所肩负的就太多了，就好像安宁，这样的结局对于生在帝王家的她来说，也许也是最好的结局。只是帝梓元和韩烨的结局呢，其实一点也不想看悲剧的说。作者为我们成功开启了一段精彩纷呈的故事，只是不知道结局该如何安排，这才是我最关心的。
- 4、还不错，朝廷，宫斗，家国，江湖，天下，爱恨情仇交织，好像步步都掌握在女主手中，就像琅琊榜，但没琅琊榜那么隐忍揪心，就好像女主是天生的王者，对女主的十年磨砺没有多少交待，女主永远是肆意张扬的性子，就这一点，我觉得不太真实，复仇之路，尽管十年铺垫，但变数还是太少，一切仍尽在掌握，感觉触动我的地方太少，包括安宁之死，约莫是这个女子最好的结局。这两部中女主表现过于强大，但难得情节不苏，但触动人心却没有且试天下做的好，也许是因为男主对女主爱的太深，一心守护，没有半点防备吧。
- 5、十年纠缠，死局何解？这不是我第一次看星零的书了，在看这本《帝皇书》之前，我一度有过犹疑：1.是还未完结，我喜欢看已经结束的书。2.那时看过文案的我以为这是两人持军对立厮杀的故事，并不想看。可是改变我想法的是那一句“《帝皇书》是较《上古》更为荡气回肠的抒写，而韩烨是和白玦一样果决也一样温柔的男子。”只此一句足以勾起我所有的好奇心。看过上古的人都会对白玦记忆深刻：那样一个倾尽所有，六万年的陪伴，几世身份从清穆到白玦，宁愿化去一身仙力转为混沌之力，只为救下一身所爱。这样的深情，何以为报？而在帝皇书中，我本以为的一对恋人相爱相杀的故事，因为有了这样脾性的男主，让人无法不来一探究竟。不是两个杀得你死我活，那么这一世隔着血海深仇两个人如何携手天下？人物：好在帝皇书丝毫没有让人失望。星零大大是个极为对我胃口的人，她所有的情节走向，人物设定都是我最爱的（男女主能势均力敌，相爱相杀可以杀出整个天下的气局而不是一天到晚滚床单让女子以身迎合，星零笔下的人物往往在爱人和天下之间的抉择都煽人泪下，即使有小三也绝对的在正宫气势之下折服，没有狗血剧情或者说星零写出来就一点不狗血不玛丽苏，总是能让你看的舒舒服服却又一步步的戳中泪点这一本尤为感人可能是篇幅原因，有着比上古更多更细腻感人的情感，而且往往男女主之间只有自身的感情问题，他们的爱或逾越生死，或隔着世家深仇，但却难有别人插足）：男主温柔深情却又果断决绝，女主往往肩能挑天下，一身睿智清明甚至凌驾于男性之上，从宁渊到上古再到帝梓元，无一不是有经世之才，气质芳华，无人能敌。在每一本书中，既有男女主的感情为主线，又有其他副线人物的爱恋，而且难得的是，从主角到配角都好似活生生的一般好像他们就在另一个世界依然有血有肉，所以每一对人的感情都让人心为之向往。-----韩烨与帝梓元“她已经模糊到看不清近到眉间的长剑，却能感受到冰冷森寒的死亡气息，她这一世已经走到了尽头.....时间仿似停止了流逝。不知为何，帝梓元在这

《帝皇书（全二册）》

一刻，突然想起了在漫天烟火的临西河畔对她许下一世承诺的那个人。临西河畔，漫天烟火，那人对她——“我对一个叫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帝梓元。任安乐，这句话，你永远都要记住。”韩烨，你不知道，我爱上你，从这句话开始。

”-----安宁与施诤言“梓元，诤言向我求亲了，他说要带我回西北过日子，我没有答应。”梓元，刚才送走他的时候，我总觉得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她忽而不甘，闭上了眼：“刚才我是骗你的，安宁，我们都不好。苑书回来说诤言都不会笑了，打胜仗了不笑，受伤了也不痛。你皇兄他在知道你的死讯后强行出战，鏖战五日五夜，差点死在山南城下。我也不好……”这样一个铁骨铮铮的女子，无论是大靖的公主还是韩家的女儿，她都已经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为守住青南山而死，为抵御北秦而死，为天下百姓而死。她潇洒，她在亲人和良知前抉择，她以守护百姓来救赎，名为安宁，却从未一日安宁。只要看到就忍不住心酸，星零的细节永远才是最为打动人的，那安宁死后一直缠在诤言身上的血红长鞭，就象征着安宁，无论是之前赠与梓元时的友谊还是伴与诤言时的爱恋，她终归了却这一生，卸下了压了一生的担子

。-----帝君玄与连澜清“从我四年前在老师和你父亲面前点头那一刻开始，你就是我这一世认定的妻子。这是君玄这一生听到的连澜清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还有苑琴与帝焯言，苑书与归西.....无论他们结局喜悲，着墨多少，每一个人都好似跃然纸上。我能看见一夜白发突生的梓元，为天下万民和一生挚爱而跳崖的韩烨，一生赎罪为保护子民绝不后退一步的安宁，自安宁死后再也不笑的诤言，鲜衣怒马的焯言和宛若大家闺秀智谋绝然的苑琴，长刀赫赫的苑书和为苑书骄傲的归西，就连满头白发潇洒恣意的帝盛天和温柔退让的帝长宁也在一笔一划中深入人心。星零人物中所有的深情全部都掩在想说而未说出口的话中，而作为读者，看到了这些埋于心底的话，因为为他们遗憾所以更加感动。剧情：在丰富饱满的人物之外，精彩一波三折的剧情是任何一部好的小说都必须具备的。刚开始看帝皇书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女子为夺江山复仇而来。故事一开头就是一身土匪气的任安乐以三万水师求娶大靖太子。星零一向很知道如何抓住作者的胃口，（总是有着身份谜题像后迟其实是上古，任安乐其实是帝梓元），像这种复仇的情节读起来竟也能毫不枯燥阴暗但心好痒总想着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而且一开头就抛了个小言最关心的--婚嫁问题，晋南土匪头任安乐以三万水军求娶颜如冠玉的太子韩烨而且只做正太子妃。这一下引出了帝家和韩家，以及那唯一的帝家女，太祖定下的太子妃。可是任安乐是谁，故事不是帝梓元和韩烨吗，那任安乐是不是帝梓元呢？就凭着这个问题我一直看到了到四五十章才知道两人就是一人（瞒得我好苦啊），不怪读者猜不出，作者一边以帝承恩在泰山中做帝梓元的替身受过，一面又以任安乐作风明显的土匪气和面具来做烟雾弹，谁也想不到那个传承百年的帝家女曾经最尊贵的世族会长成一个十足土匪做派的土匪头子。可这偏偏又是最为合理的情节，若困于泰山十年，帝梓元再无可能成为日后的帝王之气的摄政王。而在知道帝梓元身份后，帝承恩却下山了，上部书一直以太子大婚牵动着身份问题，如果任安乐才是帝梓元，那太子却被蒙在鼓里还一心求娶假的帝承恩，何其无辜，这十年心意何其浪费？！而且太子明明对任安乐动了心，却要赎罪要用一生来护梓元。到这里只恨朝太子大吼一声：“太子，你家媳妇就是你喜欢的任安乐！”就像所有悲剧总是有着喜剧的铺垫，星零真的写得好，无论是《上古》中清穆与后迟在妖界的相恋还是韩烨背着任安乐在化缘山谷的整整一宿，，都让读者在短暂的甜蜜后却又当头一棒，两人之间始终隔着八万晋南将士，一百多条帝家的人命，这十年太子韩烨的舍命相护，帝梓元的蛰伏数年，两人早在那道诛杀全部帝家人的圣旨，已成死局。死局何解？梓元到底想要什么？最后两人到底何去何从？没想到在一朝洗刷帝家冤案后，带来的不是玛丽苏金手指大开的情节，而是更加缠绵悱恻却又大气的为帝为皇之路。帝皇书，书帝王，韩家与帝家，眼看就要发动战争，可是北秦和东骊同时来犯，家国大义之下，梓元没有分毫犹豫，就决定和韩家一起抵御外敌，“君重不如国，国重不如民”从这一句起就可知道帝梓元心怀天下万民苍生，无论是怎样，她已具有一个帝王的资格。而北秦大战中更是将书中几人的命运书写的更为大气揪心。施元朗元帅遭连澜清背叛，安宁守家卫国苦苦支撑油尽灯枯之死，韩烨以身犯险拿取施老元帅的骨灰从而引出宗师并最后设局在天下和梓元之间抉择，耗尽全部晋南之力的梓元自身也伤痕累累，更在韩烨死后一夜白头。这家与国，爱与恨，在这战争中硬生生冲淡了那冰冷的血腥味，只余深沉的悲痛和揪心的爱恋。往往看一些战争场面我会跳过，可是星零真的尽得我意，她很少有直接描绘战争之局面，而是通过战争发起前的计谋打算，将帅之间的话语将整个局势给勾勒出来，不但不枯燥，反而引人入胜又记忆深刻因为同时推进了感情发展。在入军献城后本以为韩烨已经要选择天下了，可是这种反转更深情，到最后才知从一开始韩烨从来只选择过梓元“你问我究竟想要什么，天下？权

位？人心？都不是。这世上，我只求你一个帝梓元。你是我韩焯这一生的执念。“可惜太子最后也跳崖了，以为是个悲剧，幸好这是个长篇，大卷之下文字也大气，星零真的是我最喜欢的作者，在严肃的话题下，总能用轻松的话语打开，帝梓元终归回了皇城，做了摄政王，搞定了天下，终于轮到自身的终身大事了。这十年纠缠，其实早在“十年死局，我若为皇，你当如何？韩焯，从你埋骨西北那一起，这个答案，我便再也寻不出。”这一句问出后，我才知原来死局就要由死来化解，作者交的这份答卷可谓满分，没有失了梓元的铮铮铁骨，也不负韩焯十年情义，这两个人幸而韩焯的深情包容，梓元的坚强倔强，这一生，这一世，终得圆满。”韩焯，君以天下待我，我以盛世还君。

。有些东西，只有失去后才能珍惜，不做到极致，永远不知道结局。

6、其实早就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了，放了很久，直至第二部完结以后我才滚去看的。单论简介，说实话我是把他当做第二本琅琊榜来看待的，这也太他妈像了。但是看了之后我才发现，他们像却又不像。不论是《琅琊榜》，还是《帝皇书》；主人公蛰伏多年，背负着满门冤屈，以一个新的身份重返京城，步步为营，搅弄风云，终沉冤昭雪。只不过最终梅长苏不愿恢复身份，希望林殊赤焰军的忠魂，留在过去。而任安乐选择摘下面具，直言，这世上本就无任安乐，我是帝梓元。（引自经典推送）而对于韩焯，刚开始我对于他的印象无非是温润，刚直，是作者们一向喜爱的造型。但是越到后来我越来越惊叹于韩焯对帝梓元的执著“吾一生求而不得藏于心间之人是你，帝梓元。”云景山崖那一战，可谓惨烈异常，当韩焯纵身一跃尽为帝梓元的时候，我脑子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只是想问韩焯，你知不知道在你死了之后，帝梓元又当如何？好吧，虽然看简介的时候已经知道了有这么一出，但当真的看到了，也不多为之一震，因为我知道，他终将归来……但对于安宁和谶言来讲，他们，已经够幸运的了。当我读至安宁血战沙场那一刻，只觉得天和地都安静了，人间一切正等待发生，似化为她剑鞘上那片起了褶皱的细雪，继而成为最大的象、最空的象，连歌哭都再也不必。就如谶言腰间那条染血的长鞭，帝梓元身上那副带痕的盔甲，韩仲远拂去的那一抹灵前的灰尘……可安宁有什么错呢？帝家和韩家的仇怨于她又什么关系呢？明明是她父亲，这算什么，父债子偿吗？他们凭什么要逼得安宁拿命去替韩家还血债？……罢了，不多一切都是虚无……“她立在堆积土山的尸体中间，笔直坚韧，头微垂，手中长戟一头指天一尾杵地，鲜血顺着长戟滴落在地……”

7、帝皇书死局安乐因为家族，所以一开始就在布局，一盘大局。太喜欢安乐的性子了。可是，安乐安乐。如何安乐。帝梓元，一个从出身起就背负无比荣耀的人。可是呢，不过是上位者的一句话。很是讽刺。太祖是喜欢帝盛天的吧。所以能为她做到那样地步，可毕竟他死了，然后呢，后人又会如何，不是他能控制的了。而没有想到的是，帝盛天没有对太祖喜欢啊。那么两人间的情谊就很有意思了。韩焯，温文尔雅的太子，聪明内敛。却如此坚持。十年等待，十年的情谊不变。很是难为。更何况，他把一切，看的太清。其实在安乐的魅力下，很少有人能不动心吧，所以，尽管他动了心，却还是管住了自己，因为，帝梓元皇帝呢，看他们小时候的相处，那样好，却还是忌惮，所以要斩草除根，功高震主果然是。那样的设计，甚至将自己的母亲，女儿都搭进去。这就是所谓的帝王？一方面提拔太子，一方面又怕太子威望太高。帝王心术。帝永宁安宁，本以为是最快意的公主，却从小背负那样多，更何况是自己父亲的设计。洛铭西，拖着不是那么好的身体，却一直对帝家忠心耿耿，他是喜欢帝梓元的吧，可是，他效忠的从来不是帝梓元一人。帝承恩，人么，都是想要过的更好。越来越贪心，但初衷不过是要过更好的日子。哪怕知道大家都是把她当做一个人，那又怎样呢。太后也很可悲吧。爱的人爱着别人，恨的人，却其实可恨么。莫霜，她比较聪明的就是知道尽早撤退吧。明知道不可奢望，不如就保持友好，也免得自己受伤苑书和归西，苑琴和温朔，其实一直觉得卧底难做。一边是救过自己命的恩人，所以哪怕他让自己做的事不好，却也不得不从，一边是日夜相处的人，怎么会没有感情。可是该如何选择呢。

8、作为一个古言书粉，我已破天荒一个月没看古言了。书友的最爱推荐，喜欢的作者出版新书，都无法激起我读完一本古言的兴趣。真担心就此与古言小说绝缘。幸好，等待多日，遇见星零的《帝皇书》，大爱啊！仅仅看过“楔子”和第一章，便完全被情节吸引，爱不释手，几乎一口气读完了它。看多了古言，难免眼光挑剔。《帝皇书》带来不一样的国仇家恨生死契阔。开篇，一个驰骋江湖十载的女“土匪”任安乐愿带领三万水军受朝廷招安，开出的条件要做太子韩焯的太子妃。皇亲国戚的婚姻向来是交易的筹码，为了皇家利益，太子牺牲一下正妃之位也无不可。而太子韩焯却是个执拗的主，念念不忘当年皇太祖赐婚的媳妇帝家小姑娘帝梓元。帝家早在十年前就因叛国通敌被当今圣上满门抄斩。皇帝念在帝家家主曾禅让开国皇位，勉强留下唯一血脉帝梓元，十年来一直软禁在泰山之巅。皇帝从未打算兑现婚约，太子韩焯却执著坚守承诺，太子妃非帝梓元不娶。皇帝老爹没法子，只能给

《帝皇书（全二册）》

任安乐发顶乌纱帽，邀请她入京为官。女“土匪”任安乐为何一定要当太子妃？任安乐与帝梓元之间有什么关系？任安乐受降进京真正目的何在？她与太子韩烨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韩烨能否说服皇上履行皇太祖订下的婚约迎娶帝家遗孤帝梓元？一个个悬念扑面而来，故事层层深入，意想不到的波澜曲折接踵而至。《帝皇书》不仅有精彩跌宕的情节安排，人物塑造更担得起“惊艳”二字。太喜欢韩烨！他具备了古言小说男主角全部的精彩。作者星零更突出了韩烨的忍辱负重。面对帝家惨剧，十二岁的他以一己之力拯救了两个生命。十年的心血和等待，他默默付出无怨无悔。身为一国储君，责任和义务让他夹在国家、皇室、亲情、爱情各种矛盾纠葛中隐忍牺牲担当。韩烨的所作所为让人读来感动心酸。《帝皇书》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位特立独行的女主。甫一出场，大大咧咧的女“土匪”，相貌平平，行事另类，巍然大气。朝堂立功，渐露锋芒。气质脱俗，智谋超群。随着情节推进，她内心的细腻矛盾与外表的豁达冷炼形成鲜明对比。破科举舞弊案、解江南水患、受困化缘山、、、、男女主角斗智斗勇，同仇敌忾，患难与共，在星零笔下精彩纷呈。访旧半为鬼，故人日以稀。当任安乐和帝梓元两个名字合二为一，十年的谋划渐渐浮出水面。朝堂上血淋淋的证据，白骨累累，太子韩烨除了沉默，又能如何？心中挚爱渐行渐远，隔着八万冤魂，再深的情也跨不过去。主角之外，书中众多其他角色令人难忘。韩烨以命相护的温朔，身份暴露，如何面对亲人、恩人和仇人，更多的阴谋艰险横亘在这个英俊少年的前方。外敌入侵暂时缓解了宿怨和仇恨，但未来呢？满门的鲜血和八万英魂不散，帝梓元没有放下的权利。十几年朝堂布局基本完成，推翻韩氏一族取而代之势不可挡。当改朝换代的一刻终于来临，江山美人，太子韩烨何去何从？不知作者星零会给《帝皇书》怎样的大结局，但无论怎样，请给全文一个美好的团圆。试想当帝梓元知君用心如明月，却不得不还君明珠双泪垂，那将带给读者怎样的唏嘘？

章节试读

1、《帝皇书（全二册）》的笔记-苑书 苑琴 长青 温朔 韩安宁 施诤言 洛铭西 归西 帝盛天 莫霜

*****苑书 苑琴 长青 归西：1. “小姐，那可是太子殿下代天举行的秋狩，咱们没有受到邀请啊！您前几日才得罪了左相，他会给咱们穿小鞋啊！您都不知道京城言官武将怎么说您……武将说您骨头软，有将军不做要去大理寺做个出气小官，言官说您乡野粗妇也敢管帝都刑狱…他们都巴望着看您的笑话啊…小的风里来火里去好不容易在晋南保了条囫囵命，您别几下就给折腾没了呀！”

任安乐低头，看着忒没出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苑书，板着脸朝门口杵着的黑脸汉子瞧去。

长青面不改色走过来，一把抓起苑书的后领，提小鸡一般举到任安乐面前。

苑书止住哭声，愣愣看着任安乐。

苑琴趁着空隙钻进马车，端着本棋谱坐得舒舒服服，磕着瓜仁看戏。“

2. ““长青，来的好，掳劫放火可是姑奶奶我的看家本领，这些小崽子还敢欺到祖师爷面前来了，给我灭了他们！”

苑书嚣张的笑声响彻在客栈里外，长青闷不作声，一把铁剑挥得极顺滑，和简宋对视的眼底都有几分无奈。

任安乐咳嗽一声，扭过头，恨不得一脚把这个没出息的丫头踢到旮旯里去，浑然忘记了苑书只是继承了她在安乐寨的优良做派。”

3. ““公子，你可曾有事瞒了小姐？”

苑琴大踏一步，拦在洛铭西面前，声音清脆，望着洛铭西毫不躲避，素来沉婉的眼底似有焰火在缓缓燃烧。”“苑琴合上书，拿出案桌里早已备好的东西，起身朝外走去，步履虽缓，却极是坚定。

小姐手中的剑，从来不止洛家一把。”心细如发却又如斯坚定的苑琴

4. “归西抱着一把剑随在最后头，不知为何突然觉得有些丢脸，干脆捂住了耳朵。”

5. ““长青，你可算回来啦……”长青眼角的余光瞥见一团莽物直冲冲撞来，板着脸还没来得及躲，就见苑书以一种僵硬的姿态凝固在离他三尺远的地方。

回廊上有瞬间的沉默，然后陡然响起苑书不甘的嚎叫声：“归西，放开我！”

众人沉默地看着归西提着苑书的领子朝上一跃，回到了屋顶上。然后……就没声音了，整个过程快得甚至不足一息。齐齐抬头望了屋顶半晌，见不起一点波澜，三人面面相觑，能让苑书乖乖听话，看来这兄弟不可貌相啊！”

6. 一旁的归西听得忍无可忍，拉着苑书的耳朵朝房外走去。

“疼死了，归西，你干什么！”

“上房顶，赏月。”

“今天守岁，守岁，你脑袋糊涂了，赏什么月！”苑书拉住门板，死活不肯出去。

归西倏地抽出长剑，插在苑书面前，唬得她一跳，连忙摆了个架势出来，“你要干啥，我可不怕你。”

“比剑，赏月，你挑一个。”归西吐出一句话，脸黑成了锅底。

《帝皇书（全二册）》

苑书在归西的那把剑上吃足了苦头，哆哆嗦嗦绕过铁剑，小心翼翼拉了拉他的衣袖，巴巴道：“赏月吧。”

冷脸剑客哼了哼，算是颌首，径直朝房外走去，苑书耸搭着脑袋跟在他后面，没瞧见他嘴角隐约勾起的笑意。

苑琴看着这一幕，感慨着“一物降一物”。她抬眼朝朝气蓬勃的侯府花园望去，紧了紧手里的画卷，抱着暖炉弯了弯眼。

7. “我就唤苑琴，过去九年是，以后也是，秦涵瑜是秦家的千金小姐，学女红，爱作画，读诗书，娇弱慈悲。可是，我如今是苑琴，知世事，懂人情冷暖，晓天下不平，小姐，你以后的路会越来越远，越来越孤独，但是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下去。”

8. “小姐，还有我！”一旁参天的树上不知何时起趴了个人影，苑书隔着枝条透出个脑袋，咧着嘴笑，“小姐，放心，我会把你前面的道都给砍宽，让你舒坦着走，横着走，滚着走都成！”

星零更是一个描写人物的高手，从各种对话，动作。看这些话，就很好的描绘了一个忠心耿耿又不拘小节豪爽的苑书姑娘，沉默衷心木讷的长青，心有计谋文静似大家闺秀的苑琴的模样。所以，星零的书不只主角出彩，每一个配角都那么鲜活。

****谍言与安宁：

1. “一对青年男女立于不远处，男子着深蓝劲服，面容英俊肃朗，抿着唇目无关心。女子一身将袍，张扬英武，眉间清明，此时脸上满是揶揄的笑意。”安宁与谍言一出场，气场就描写的很到位，谍言的冷静肃朗，安宁的英武豪气大方

2. “放心，皇兄，也只在你面前我才会如此说。”安宁见韩焯面色难看，噗嗤一笑，屈身上前，“难得见你动怒，看来你挺关心我的，说实话，施谍言这个木头桩子在西北老是护着我，是不是皇兄你交代的了？”

韩焯没好气看了她一眼，“若不是让他护着你，凭你在疆场上不知死活的莽劲，孤连棺木都备不过来。”

安宁一怔，她没想到韩焯竟真的曾将她托付给施谍言，既为兄长的关心感动，心底不知为何也有些失望。”

3. “安宁知道，良喜是为了保住她。

自那日起，她大病三个月，足不出殿，病愈后返回泰山，下山后戍守西北，成了大靖边疆守将，一晃便是十年。

她在西北饮最烈的醇酒，杀最悍勇的敌人，可却永远都不敢靠近埋骨八万帝家将士的青南山。

她有生之年都不能展颜，也不能回京做那个富贵安乐的长公主。”安宁，却一生从未安宁

4. “她揉了揉额角，越来越没办法睡个安稳觉了，每日一闭上眼，慈安殿的小佛堂和无名冢里孤寂冷沉的身影便会交错出现在脑海里。”韩家人这一生的救赎，真是孽缘啊

5. “ 安宁的声音太过萧索，施诤言难以回答，他有些不忍，缓缓道：“ 安宁，我们向陛下请旨，回西北吧。”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无论安宁心中有什么结，他自会在西北这一方天地内，保得她平安喜乐。” 再也不能一起回去，泪崩

6. “ 两方都想护住，只是不知道她有没有这个能耐，洛铭西暗暗摇头。” 真是心疼安宁

7. “ 安宁甫一答应，任安乐却不等她走近，直接跃上了马，朝她招手，“ 安宁，我知道你是个空有名头的公主，没什么银子花。你若追上了我，今日我便请你去翎湘楼听琳琅弹琴！”

安宁大笑，毫不迟疑往府门前自己的马跑去，指着任安乐大喊：“ 居然敢埋汰当朝大公主，任安乐，你胆子不小啊！好，我让你半柱香时间，咱们谁先到城郊的涪陵山脚，便算谁赢。”

望着任安乐远去的身影，安宁眼底神采飞扬，好像一瞬间回到了她刚回京城的样子。” 这样的潇洒恣意，一生不再有

8. “ 走廊尽头，安宁脸色苍白，瞳色漆黑得几近分明。全身上下止不住颤抖，她跪倒在地，抱住自己的头蜷缩在角落里。

害死亲祖母，被父亲利用，让八万将士不得安宁！这才是真相吗？她这一生从八岁开始，早就被计划好了，不过是大靖国君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安宁真是悲伤

9. “ 安宁神色有些恍惚，“ 刚才送走他的时候，我总觉得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 ”

*** “ 温朔：“ 沐天府二十五位官员，有二十四位乃进士出身，臣昨夜在翰林院呆了整晚，每位官员会试之时的试卷皆被臣看了一遍……” 温朔抬头，少年的脸庞虽带倦容，却意气风发：“ 他们每个人的字迹都被我记在心里，江南内帐事关重大，一定是他们亲自所写，只要拿到账簿，我就能分辨出是哪些官员牵涉其中。”

一夜时间记住二十四人的笔迹，这等匪夷所思之事，也只有面前这个十五岁就高中状元的少年才能做得到。

不止是韩焯，就连任安乐手中摇晃的扇子也停了下来，半响后，她对着神色复杂的韩焯笑了一句，神色有些怅然：“ 殿下，你教了个好弟子出来。”

越是教得好，真相揭露的时候越令人感动

**洛铭西：

1. “ 倒不是马车内小姑娘的娇憨可爱难得一见，而是马车内端坐的青年，虽然脸庞苍白孱弱，一双眼却若繁星般睿智清澈，兰华之姿，竟丝毫不弱于享誉京城数年的温朔公子。

如此佳人，平生仅见。

2. “ “ 你太执着了。” 轻渺的声音传来，洛铭西已行至楼梯口，顿住，咳嗽一声：“ 至于留在京城... ..？当年我的确未跟梓元说和你在西郊大营相交一载后惺惺相惜，但有句话却未骗她。韩焯.....我和你宿敌一生，此事，恐不能化解。” ” 哎，也是一个痴情种

3. “ 铭西性子自持冷静，却打小就有个怪毛病，明明只生了一副杨柳纤薄的身，却偏生有一颗时刻捍卫帝家声誉的心。”

《帝皇书（全二册）》

4. “洛铭西抬眼，浅墨的眸子璀璨万千，“洛家十年蛰伏，全为你今日之剑。”

温睿淡雅的声音，从他嘴里一字一句吐出，生出了势如破竹的凛冽豪迈来。”温柔却又凌冽，冰美人和病美人的完美结合啊

5. “那一日，他八岁，帝家女降生，他一世的使命也是从那一年开启。”

帝盛天：

1. “哦，任安乐突然想了起来，洛家大叔说过，姑祖母这一头白发不是在太祖去世时染白的，而是很多年后她出现在九华山，对着帝家坟冢，跪着半月未动，朝夜轮回间，自此，发白如雪。”

莫霜：

1. “莫天，格老子的，你居然敢把我扫地出门，我宰了你！”

大公主莫霜悲愤的声音在北秦王宫里响起，经久不息。”所有人在最初的样子都是那么鲜艳活泼，更衬的结局那么悲凉沉重

2、《帝皇书（全二册）》的笔记-2.70

“仲远，你曾是我和子安唯一寄予厚望的大靖储君。”
若这一生，到死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荒唐，该多么绝望
“韩仲远，我和安宁韩焯的这一生，不该是如今这番模样的。”
“韩焯，

君以天下待我，

我以盛世还君。”
十年死局，竟是如此解开，

3、《帝皇书（全二册）》的笔记-2.32

“从我四年前在老师和你父亲面前点头那一刻开始，你就是我这一世认定的妻子。
这是君玄这一生听到的连澜清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星零笔下的人物无论主角配角这一份感情总是打动人心。

她已经模糊到看不清近到眉间的长剑，却能感受到冰冷森寒的死亡气息，她这一世已经走到了尽头...
...

时间仿似停止了流逝。不知为何，帝梓元在这一刻，突然想起了在漫天烟火的临西河畔对她许下一世承诺的那个人。

临西河畔，漫天烟火，那人对你说——

“我对一个叫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帝梓元。任安乐，这句话，你永远都要记住。”

《帝皇书（全二册）》

韩焯，你不知道，我爱上你，从这句话开始。

星零的书总是喜欢让男主死，每一个都是温柔却有霸气面对心爱之人却又决绝的人，这一死比女主死更为动人，牵动人心。

只是可惜，这一世，我都不会告诉你。

也没有机会再告诉你了。“真是泪崩啊 好心酸好悲凉

在被殿下那样浓烈而又倾尽所有的待过后，如何能放得下？真真是浓烈 这二字用得好

为一人倾尽天下是喜欢，为一人放弃天下是爱。

我以前一直想知道，姑祖母究竟有没有爱上过太、祖。

这么多年，我从未开口的问题，终于在你死后的第三个年头，找到了答案。”为什么要在一个晚上频戳泪点，星零大大，受不住啊！

4、《帝皇书（全二册）》的笔记-143

她忽而不甘，闭上了眼：“刚才我是骗你的，安宁，我们都不好。苑书回来说谶言都不会笑了，打胜仗了不笑，受伤了也不痛。你皇兄他在知道你的死讯后强行出战，鏖战五日五夜，差点死在山南城下。我也不好……”

我不想哭的，但是说明星零塑造人物确实有一手，我终于看到了我想看的人物，这样一个铁骨铮铮，无论是大靖的公主还是韩家的女儿，她都已经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为守住青南山而死，为抵御北秦而死，为天下百姓而死。她潇洒，她在亲人和良知前抉择，她以守护百姓来救赎，名为安宁，却从未安宁

梓元，谶言向我求亲了，他说要带我回西北过日子，我没有答应。”

梓元，刚才送走他的时候，我总觉得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

只要看到，就控制不住的心酸，安宁这个角色已然成功

5、《帝皇书（全二册）》的笔记-1~10

庭院内，房间的门被轻轻推开，龙涎之香飘散在空气中，入眼可见书桌上淮东石墨边扔着一只金丝碧玉笔，御供的江南丝绸被随意摆在墙角，锦纹石棉地毯铺满整间书房。。

若有人在此，瞧见此景定会惊讶万分，如此典雅奢贵，比之内宫帝姬，亦不遑多让。

。

“小姐。”一紫衣少女悄悄走进书房，带着笑意朝窗边女子走去：“殿下送东西过来了。”

话音刚落，立于窗边的素衣女子回转头，微皱的眉扬展，眼底俱是欢喜：“心雨，快拿给我。”

墨绿锦盒落在手上，还带着山外的凉意，她急忙打开，一本泛黄破旧的古书端端正正至于其中，素衣女子叹了口气，有些失望，但仍是极高兴的朝侍女摆手：“把箱子搬过来。”

心雨应了声，入内室抱着一个木箱放在女子面前。

女子打开木箱，蹲在地上，抚摸了古书好一会才宝贝的放进箱子，笑道：“他果然没忘记。”

我觉得星零一向擅长隐瞒人物身份，然后在某个关键点再爆出来，而且她骗的不只是书中主角的对手

，连读者都骗，像这篇文这个悬念一直勾着我往下读了五十多章。

“小姐，那可是太子殿下代天举行的秋狩，咱们没有受到邀请啊！您前几日才得罪了左相，他会给咱们穿小鞋啊！您都不知道京城言官武将怎么说您……武将说您骨头软，有将军不做要去大理寺做个出气小官，言官说您乡野粗妇也敢管帝都刑狱…他们都巴望着看您的笑话啊…小的风里来火里去好不容易在晋南保了条囫囵命，您别几下就给折腾没了呀！”

任安乐低头，看着忒没出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苑书，板着脸朝门口杵着的黑脸汉子瞧去。
长青面不改色走过来，一把抓起苑书的后领，提小鸡一般举到任安乐面前。
苑书止住哭声，愣愣看着任安乐。
苑琴趁着空隙钻进马车，端着本棋谱坐得舒舒服服，磕着瓜仁看戏。“

星零更是一个描写人物的高手，从各种对话，动作。看这些话，就很好的描绘了一个忠心耿耿又不拘小节豪爽的苑书姑娘，沉默衷心木讷的青青，心有计谋文静似大家闺秀的苑琴的模样。所以，星零的书不只主角出彩，每一个配角都那么鲜活。而且这里又埋下了一个伏笔，梓元为什么要当大理寺卿？若有一天我看文就能猜出原因，或许就能自己写文了吧，不过猜到了还有什么读书的乐趣。

“不为其他，只因其乃太子亲自教养，是大靖唯一一个在东宫长大的属臣。

八年前太子出宫游玩，遇北秦刺客劫杀下落不明，嘉宁帝闻讯震怒，封锁京师下令搜城，三日后禁卫在一乞丐窝寻到重伤昏迷的太子和守着他的孤寡幼童，未敢私自处理，是以将幼童一起带回等候嘉宁帝发落。

太子醒后听闻此事，请旨将幼童带回东宫抚养，嘉宁帝应允，自此，这幼童便留在了东宫，太子感念其恩，延请右相为其开蒙，并亲赐名温朔。

传言乃温仁冠雅，朔朗星辰之意。
太子对其看重，由此可见一斑。”

星零最厉害的还是层层设伏，用点点滴滴又重如泰山的爱最后一下击倒你，当初被那六万年未曾消失的白玦给感动了，现在当然也逃不过风华绝代的大靖太子。从这么开头开头的地方，就引出了温朔的身世，让人好奇也做伏笔。星大的优点就是不写废话，不像很多小言作者写口水文小白文或者看似华丽却除了文笔空架子的文，星大的语言恰到好处不说华丽但描写得很到位，情节构思更是没话说。而且不像有的作者埋了个伏笔偏偏要那么容易让读者看出来，比如说收养的一个孩子偏要加几句“不愧是那人的孩子啊”之类的，让读者一看就知道，没意思。

“奇怪，小姑娘用笔竟有我鲁派之象。”这一个个的伏笔真是受不住啊。

6、《帝皇书（全二册）》的笔记-情节描写

烈日之下，玄衣女子气势如虹，眉间一抹傲气，恍能逆天。

烈马嘶鸣，千钧一发之际，他眯起眼，看着她紧握缰绳，停在他面前，与他同高。

半尺之远的距离，突兀而又温热的触感。

韩焯低头，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握着一副画卷一起落在他掌间。。

他抬首，便撞进了一双满是笑意的眼。

“晋南任安乐，见过太子殿下。”这么带感的情节描写，这么强的画面感也是没谁了，心水！

“可是，他此生也从未见过这样认真执着的眼神，望着你时，好像你便是她一生的向往追忆。

即便韩焯贵为一国太子，也不得不承认，这双眼眸里的感情太过震撼浓烈。

浓烈得…他差一点便相信了。”

我好像都看见了，安乐的眼睛会说话！

比较幽默的语录：

1.“可怜咱们古板刚直了半辈子的黄大人一口气没顺过来，差点英年早逝在这个乌漆麻黑的小院子里

。” “昏昏欲睡的任安乐被这尖如公鸭的嗓子一惊，登时神清气爽，待听明白了来人的话，她立马弓着腰挪到窗户边朝楼下望，竖起大拇指啧啧赞叹。

忠义侯府的老侯爷真是个人物，居然在天子脚下养出了这么个不知死活的纨绔公子来！”

2. “任安乐眉毛一挑，脸上立即明明白白写了几个大字：这算什么理由！”

3 “天鉴阁上，只留下韩焯和施诤言两人孤零零站着，似是觉着此时的太子着实需要安抚，半晌后，施诤言才缓缓诚恳道：“殿下，我爹常说，女子猛如虎，遇之，若不敌，遁走，乃上计。”

4. “马车踩过石子路，一阵颠簸，任安乐彻底清醒过来，回转头，墨黑的眼珠子转了转，看着车内另一端丰神俊朗一派安然的太子爷，足足半晌后，才睁大眼恬不知耻来了一句。“殿下，私奔这么惊世骇俗的事，臣实在……还未准备好啊。””

5. “一尺之距，太危险了！老头子说过世人狡诈，见人留三分，决不可轻信于人，在沙场上更不能让人越过自己的剑锋。

任安乐眨眨眼，心里把安乐寨祖训倒腾了十来遍，硬是没舍得挣脱韩焯看起来孱弱无力的手腕。灼热的呼吸扑在脸上，气息纠缠的男子薄唇轻抿，眉峰如墨，上挑的凤眼深处情深如斯。

哎哟，老爹，你咽气之前咋不说帝都俏儿郎猛如虎，你闺女我实在应付不过来啊！”

6. “任大人，孤东宫之妃弱水三千，虽不若大人豪爽不羁，却个个温婉似水，容颜脱俗，孤之所喜，如此也，大人要入东宫之列，恐相差远矣。”

意思就是能入东宫的哪个不是世家贵女，才情容貌出众，你一个相貌平平粗鄙无才的边塞女土匪就别白日做梦了！”

7. “这女人怎么回事，即便晋南乃边荒之地，也不至于见到个有点姿色的就连眼睛都转不动了！”

任安乐念念不舍收回目光，看着韩焯，拖着下巴摇头：“纵使三千祸水，臣亦只取一瓢饮。””

8. ““就说……本小姐要养足元气来保他的性命，这些小事就不要劳烦我了！””

9. “当初不是你千里迢迢遣婚书而来吗？不是你这个女土匪要把咱们大靖朝如珠如宝的太子爷抢到手吗？怎么如今天子赐婚，你不感恩戴德也就算了，居然说‘不愿’，你当这满朝文武没个心气不成？”

10. ““银辉，你可见过大靖史册上见立国元勋的画像？”青年眼皮子都未抬，漫不经心回。

“当然见过啊！那和太子殿下有什么关系。”

“听说太子肖似太祖，你念着的太子长得和埋进土里的人一个模样，没什么好期待的。””

11. “韩焯眼微眯，神情难辨。他瞧得分明，洛铭西手中所持的正是嘉宁帝赏赐给任安乐的御品，沉香木锦扇，此物千金难求，前些时日任安乐将乡野土匪的暴发户气息运用得活灵活现，日日揣着此扇，这几日未见她招摇过市……”

12. “女儿家的隐秘？在场之人看着面不改色神情郑重的任安乐，差点咆哮而起。是谁当着各府勋贵说只要太子一日未娶，她便一日不死心的，现在怎么就变成女儿家的隐秘了！”

13. “自从数日前嘉宁帝一掌劈了碧玺剑的老窝后，就把它给挪到御桌上来了。其实赵福也不是很理解嘉宁帝成日把这把属于帝盛天的剑搁在眼皮子底下膈应自己的想法。”

14. “按理说，最后这事儿已经够挠心挠肺了吧，而且好不容易和那女土匪没扯上半点干系！瞧瞧，光这一点就足以鼓舞大靖上下朝臣的雄心，总不能一年上头偌大个锦绣江山全围着一个女子转不是！”

但事实是残酷的，人生是逆转而荒谬的。这世上之事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发生不了。”

难得的是正经中总还可以带点搞笑温馨

“真是不能吃亏的主，任安乐叹气，回首——却突兀的撞入一双墨黑的眸子，面前的人眉峰如墨、薄唇轻抿，脸颊犹带饮酒后的红晕。她眼珠子动了动，突然想，民间传言太子韩焯长得一张惹女子倾慕

的好皮相，却原来是个实诚话。

风微起，两人长发被吹散，缠在一起落入空中，任安乐嘴唇一动，不由自主喃喃道：“君子冠颜如玉，美人月下成双。”

这两人一来一往的感情戏，这描写就很动人逼真了

“韩焯眯着眼，手中半阖的书页沙沙作响，他端坐的位置，可以清楚的瞧见任安乐半裹着被子，一头黑发散开，眼底犹带刚睡醒的雾气和 裸的挑衅，懒散而锐利。

他嘴角一勾，将书仍向角落，突然撑起身，在所有人回过神来之前隔着一张木几挑起任安乐的长发，细长的手指一缕缕拂过青丝，落在任安乐颈间，全身一点点靠近，最后墨沉的眸子一眨不眨的凝视她。

苑书捂着眼，几根手指头露的缝足够让她瞪得圆咕噜的眼珠子看清外面的光景，屏住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喘，苑琴手一抖，倒在瓷杯里的茶洒落几滴出来。

一尺之距，太危险了！老头子说过世人狡诈，见人留三分，决不可轻信于人，在沙场上更不能让人越过自己的剑锋。

任安乐眨眨眼，心里把安乐寨祖训倒腾了十来遍，硬是没舍得挣脱韩焯看起来孱弱无力的手腕。灼热的呼吸扑在脸上，气息纠缠的男子薄唇轻抿，眉峰如墨，上挑的凤眼深处情深如斯。

哎哟，老爹，你咽气之前咋不说帝都俏儿郎猛如虎，你闺女我实在应付不过来啊！”

“韩焯转身，看着长发披散，随意披了件外袍闯进来的任安乐，墨黑的眼底不见情绪，半响后，突然走到她面前，系好外袍的锦带，一言不发走向窗边。”

“韩焯显然也被自己的毛躁怔住，顿了顿，避开任安乐的眼，沉声道：“太后素来不喜女子上疆场，喜欢礼佛，你可多谈谈佛经……”他顿住，朝任安乐看了一眼，“算了，想来以你的性子佛经也看得少，还是说些晋南的趣事……”

看着一点点细心交代太后喜好的太子，张福目瞪口呆，这真的是他们那个威严冷漠的太子殿下？

任安乐嘴角轻勾，看着面前板着脸的韩焯，朝日落在他俊秀坚毅的脸上，有些恍惚难辨，突然极浅极淡的叹息了一声。”这互动真是不要太甜啊

“施诤言一身戎装，携温朔并立，两人遥望远方，担忧的神色终于在见到韩焯和任安乐出现在官道尽头的一瞬间悄然散去，几乎是同时，如雷的鼓声自城头敲响，长戟震地，勾勒出豪迈之音。

见任安乐神情怔然，韩焯转头笑道：“看来沐天府发生的事已经传回京城了。”他极快靠近，又飞快离开，任安乐耳边只落下轻渺的一句——“安乐，恭喜你容显回京，天下归名。”

任安乐骤然抬首，只来得及看见韩焯眼底满满的笑意。”

这凯旋的气势描写的好到位

“焯言，你在等她回来吗？就如我和皇兄一样，等了十年吗？”

“任安乐...你很像我曾经认识的一个故友。”

“公主，往事已矣，人活一世短短数载，不如放下。”

那晚的酒肆中，那个肆意的晋南女土匪，是如此回她的。”星大就是有这样的本领，写出人内心所想，大气到我只是读者文字也可以随着情节而颤抖

“不再年复一年的容忍自己去看着帝家荒芜的宗祠、败落的门庭、惨死的亲族和那个埋在万里之外的孩子而无能为力。

十年时间，她的小姐披上铠甲，手染鲜血，一步一步从晋南的土匪窝走到如今的朝堂内阁，吃了多少苦，她一点点看在眼里。

十年前的帝梓元只是一个张扬骄傲的世族小姐，十年后的任安乐才是真正可以继承帝家百年门庭的继承者。

只是，这条路，走得太苦了。”这十年时光，到底苦难

“有一次两人进行每晚例行活动——看星星的时候，任安乐皱着眉问他，“怎么一到这么个鬼都见不着的地方，你就成这样了？温润刚直呢？睿智威严呢？”

他懒洋洋靠在树上，是这么回的，“平日里你见着的太子，现在凑合着过的是韩烨。”

韩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特别亮，里面还蕴着温煦的笑意。

任安乐一时晃神，差点来了一句，我也差不多，平日里和你君君臣臣忒礼貌的是任安乐，现在恨不得揍你两拳的是帝梓元。

只是到最后关头，她给硬生生憋了回去。

她知道，有些话，一旦开了口，便如覆水之舟，再也难回了。”

她抬头，看着怒气满溢的嘉宁帝，突然开口，“父皇，皇兄他太难了，您别再为难他了。”

“他难什么！”嘉宁帝向来宠爱安宁，今日被他气上头，口不择言：“朕用尽心力培养他，兢兢业业保住江山，还不是为了他，你还要朕如何？他一个大靖太子，连这点苦难都受不得，日后如何执掌天下！”

“父皇，皇后娘娘过世的时候，皇兄他只有七岁。”

安宁一句话，嘉宁帝神情猛地一僵。

“在帝北城亲口颁下赐帝家满门死罪的圣旨时，皇兄十二岁。”

赵福这次干脆连呼吸都给停了片刻，不可思议的望着安宁。

“入西北戍守边疆那年，皇兄十五岁。”

安宁缓缓起身，膝上的鲜血滴落在地，溅出触目惊心的纹理。

《帝皇书（全二册）》

“父皇，您有没有想过，皇兄今年只有二十二岁，他甚至没有为自己活过哪怕一天。如果这次他回不来了，还要这把椅子来干什么？儿臣会领兵去化缘山，但不能领君命保证一定能带回活着的皇兄。”这一字一句的很简单，为什么力道却这么沉重。

“身后没了声息，韩焯却觉得背着的人整个都压了下来，想必已是熟睡状态。他勾了勾嘴角，一步步走着。

安宁、苑书和归西一身泥污的从洞口跃下，沿着小溪走了半晌、寻到山谷里时，正好瞧见了这么一副光景。

三人停的突兀而骤然，所有的担忧愤慨惊喜在这一瞬间，都被生生的吞回了肚子里。

月色下，太子唇角带笑，神情宠溺的背着身上的女子，一步一步走在小溪旁。他眼底有着从未见过平和安然，满足恬淡，生生隔出了两个世界。”

*** “可是，帝梓元，我从未如此时一般觉得，纵使我穷尽一生，也无法站在你身旁。

所有的努力、坚持、愧疚、弥补，甚至是和你经历的一切……在这八万条人命面前，都太轻，太可笑，太不值一提。

我曾想过你我之间最糟糕的不过是昨夜之景，如今才知——是你仁慈了。

到今日才提醒我，韩家欠下的，究竟是什么。”

“她从未如此时一般感受得无比真切，当年那一场埋葬在青南山的战役……十年来不得安寐的从来不止帝北城的百姓和她自己。

这些知道真相而心存良善的大靖将士，同样也是最无辜的牺牲者。金銮殿上以血直谏的钟海，面前这个守了一辈子疆土却在垂暮之年连腰都不敢直起的老人，还有十年来在西北边境上无辜送命的一万青南城铁军……

谁欠了他们的债，谁把她大靖铮铮铁骨的将士变成了手染同袍的刽子手，谁让这冤屈深埋墓碑下长达十年……”

““你知道死在青南山的是什么人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每一个死去的人是什么名讳，年龄几何。但是在晋南，说不准哪一户里，这些死去的人中就有他们的丈夫、儿子、兄长。你可还记得琳琅第一次在翎湘楼给我们弹的《安魂曲》？不是因为你从边疆回来，她才谈给你听，那是琳琅弹给那八万个回不了故土的孤魂听的。琳琅的兄长和父亲十年前死在了青南山，她母亲哭瞎眼过世了，后来她去了妓院。我遇到琳琅的时候她十二岁，已经是帝北城花名最盛的雏妓。”

安宁握住酒杯的手微微颤抖，脸色苍白。

“安宁，咱们不说我帝家的冤枉，帝家是晋南的守护者，没能护住自己的百姓，这是帝家无用。比起那八万人，我帝家一百多条性命，有什么值得喊冤的？”

“你知道杀了八万人意味什么吗？意味着整个晋南地界上的女人再也没了依靠，意味着八万家百姓亡了亲人，意味着这些人余生都要活在怀念和后悔中。为什么后悔？他们谁不是盼着儿郎入军护国，守护疆土，但他们送走了亲人，却只换回叛国逆贼的耻辱和天下人的声讨，连一副白骨都没盼回来。”

“十年了，每一年帝家军的祭日里，整个晋南都是白幡蔽天，每一年的年节都听不到欢声笑语，妻离子散，血脉断尽。安宁，你是大靖的公主，你知道你的国土上还有这样一处地方吗？你觉得十年时间很长，长到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掩埋和遗忘？我告诉你，那些人只要还活着就快活不了，喜乐不了。”

任安乐缓缓起身，俯身靠近安宁，眼深如墨，瞳色分明：“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死在万里之遥的地方只是因为皇家的权欲和一个女人的不甘心！多么可笑的事实，你说，对不对？”

“太后和嘉宁帝的脸色越来越沉，赵福心底发憷，抹了抹汗，昂首再加了把劲。

“宣帝小姐觐见！！！”

百官席上，有人毫无预兆地立了起来。

这等万籁俱静之时，一点动响都会惹得人人侧目。众臣抬眼，瞥见那人有些哭笑不得。这傻姑娘不会是不愿太子赐婚，在太后寿宴上不知死活地跑出来搅局吧！

任安乐从一品王公的宴桌上走出，着绯红朝服，面容凛然，一步一步走到石阶中间的广场上。

然后，万众瞩目之下，缓缓跪下，昂首，望着嘉宁帝，朗朗之声，直冲云霄。

“臣帝梓元，拜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

“孙嬷嬷忙不迭跟在她身后，马车旁的侍卫面面相觑，却也不敢不随，只得小心地护在不远处。

山顶，帝盛天一身青衫，望着茫茫石阶上的一队人影，忽而抬头，眼底有瞬间的恍惚。

当年她究竟是如何遇到韩子安的？这种缘分到如今究竟是对是错？

帝盛天这一世从未想过，她会在韩子安死去的第十五个年头，这样问自己”真是孽缘啊

”

那时候，靖安侯看着她，神情平淡而认真，笑了半晌，起身，望向山下的帝北城。那里城池屹立，缕缕炊烟遥向天际，和乐安宁。

“君重不如国，国重不如民，梓元，此话，你当谨记。”

这句话，是父亲坚守了一辈子的底线，她怎么能忘！”民重如天，梓元和韩焯都比皇帝要好

”将来韩家赢了，留不得夺江山的帝家女。帝家赢了，他这个前朝太子同样要殉朝。到时生死不由他们说了算，根本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帝梓元回的声音很轻，“韩焯，十年前我决定夺下大靖江山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之间……是死局。”

一生身份相对，无棋可解。所以你才会以友相交，绝不逾越一步。梓元，真的到了那种地步，帝位之争生死一线，留我一命便等于夺你性命，你又岂会不知。”

这一生死局何解

“

帝梓元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坐得笔直，定定望着嘉宁帝，“陛下，您连一个弄权祸民的姜瑜都肯护着，为何当初就不愿护住我父亲呢？””
这一问好酸涩

“他突然觉得自己无法告诉帝梓元，他是谁。帝家生他，可……韩焯之于他，如兄如父。
”每个人的选择都有很多不同，同样是被敌人抚养长大，可是北秦的将军选择了叛变，焯言选择了继续在太子身后

“远走的脚步突然顿住，帝梓元的声音传来：“韩焯，我的决定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改变，以前不会，将来也是。所以不要对我留情，你留情了，输的不止是你的命。将来江山易主，韩氏皇族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她说完朝外走去，不一会儿，墨色的身影消失在牢房尽头。

隔了很久，韩焯仍然保持着这个姿势，他望着帝梓元消失的方向，神情默然，最后只轻轻回了一声，“我知道，梓元。”

一直清醒得比谁都看得清，你早就不是当年无忧无虑的帝梓元，而是执掌晋南的王者。

我一直在等着这一日，下次相见，不知光景如何。

梓元，你要珍重。”

第一次看的时候，对于他们合力打外敌我觉得没有内斗看的来爽，可是现在我发现这是一个更好的处理方式。一旦发动战争，他们就没有了停下来的理由，王者之争，你死我活。只有当面对外人的时候，他们小小的内斗之下韩焯还可以护住梓元，而且这样更为有新意，很多情节我都未能料到。

7、《帝皇书（全二册）》的笔记-32

“任安乐立在武将之中，看向不远处的韩焯，眸色深处荡开极浅的涟漪。

她没有在韩焯脸上见过这样如释重负的笑容，至少……在她以任安乐的身份入京的这些日子里，从来不曾见过。”星零的书永远有这样的魔力，厉害却又不玛丽苏，重重铺垫却又不矫揉造作，喜欢不过也有一长篇书的缺陷，太长让人读起来有点乏味，虽然文笔剧情都很好，也还吊着读者一口气，可是类似的书太多，耐心也没消耗的太多，所以要读完，还是有点困难。

8、《帝皇书（全二册）》的笔记-情节推动

总的来说梓元和韩焯的感情障碍：1.任安乐时期有着帝梓元的婚约及韩焯对安乐才华的看重所以不纳为妃 2.帝梓元时期有着国恨家仇 韩焯在父王与梓元之间艰难选择 3.梓元当摄政王之后，韩焯却眼盲了自卑配不上梓元

总情节概览：求娶太子不成，入京城为官----破解科举作弊案-----联手处理江南水灾（沐王与太子之争）两人单独在一起，感情迅速升温啊----选太子妃---打倒忠义侯----平定武林人之怒（九皇子，左相与太子之争）---帝家翻案----秦家翻案，温朔身份-----北秦公主东蹇王子死亡，三国开战

一开始的求娶和狩猎场的对手戏就很满足读者了，毕竟小言还是感情为重，

“太子自小性情清冷，除了当年的帝梓元和八年前带入东宫教养的温朔，还从未在他面前替任何人求过情。”且星大总是时不时的撩拨一下读者，一边对任安乐有好感，一遍要应许对帝家的许诺，这种

矛盾让太子难受，让读者也很纠结呀，生怕悲剧了。星大更可恶的是读者还不知道任安乐就是帝梓元呢，就算知道了，看着太子这样纠结就有肝火，只想告诉他“任安乐就是帝梓元！”，不知道的呢，就更纠结了，这到底要喜欢谁啊。。。

就乘着这样纠结的心情，我虽然早有推断任安乐就是帝梓元，可是还是时不时被星大放出来的比如“土匪”“山上被关的帝梓元”这些烟雾弹给迷惑了，所以这的好纠结。结果真相揭露后，我想我更痛苦了，这就是星大的高明之处，好的小说可以时时勾着你走，之后就开始了发糖一般虐恋啊，这十年死局，如何解成了整本书的核心问题。这种相爱相杀的情节真的很考验作者功力，我最讨厌只用身体交流的相爱相杀了，一整篇文章除了xxoo,就是废话了，毫无情节。

9、《帝皇书（全二册）》的笔记-帝梓元

*** “有何不敢？”任安乐垂眼，一派坦荡，凛声而论：“大靖朝官上忠天子，下卫储君，任安乐倒是不知，大靖自何时起，公主竟也有了钳制朝廷命官的权力，也不知公主身边区区一侍女便能将三品大员视若掌中之物任意玩弄！”。

“你，你...居然妄言公主。”任安乐滔天的气势之下，碧灵哆哆嗦嗦才堪把一句话说完。

“公主又如何？后宫不得干政，乃大靖铁律，太子殿下，安乐所言可对？”

任安乐陡然抬首，对着高台之上的韩烨，目光灼灼。

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胆大却又不乏心细的安乐，从不任人拿捏，眼里仿似有光有火，坚定的指亮前路。

*** “传闻晋南任安乐粗鄙蛮横，不通文墨，可...韩烨敢断言，天下间能在一盏茶时间内化解此死局者，寥寥无几。”文韬武略都这么厉害没有直接描写可是从左右相和韩烨对安乐的评价和态度安乐就已经栩栩如生了

“着绛紫官袍的女子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神情凛然，行走间肃杀之气立现，她越过一众士子，昂首看着楼下神色阴沉的古齐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小侯爷，陛下降旨严查此案，你和会试舞弊有牵连，大理寺为何不敢拿你？”。

“你.....你是谁！”古齐善被这气势逼得倒退两步，喊道

“大理寺少卿任安乐。”任安乐挥手，朝吴冲道：“吴统领，把他带回去，谁若敢拦，便是藐视圣威，按罪当诛。”。

二楼士子瞠目结舌，实在想不到闻名于京的女土匪竟是这么一身卓然气质，见她凛然而论，眉间正气浩然，心底不禁生出敬佩来。

朝廷如此多的官员，能无惧忠义侯府权势的，还真是没几个。”

这一身正气，这果断，这胆气，这豪爽，啊啊啊一身攻气。这也显示了她的个人性格，玩权谋却是阳谋

*** “裴沾怔然。任安乐低头，身子往前倾，一字一句开口：“我任安乐这条命是从疆场的死人堆里捞出来的，你觉得我还会怕死不成？”

落在耳边的话仿若携着万千军马咆哮而过的煞气，裴沾被惊得倒退一步，望着嘴角噙笑眼神沉冷的任安乐，倒吸口凉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匪气也出来了

后堂内，韩烨不知何时已起身，他静静望着一帘之隔外昂然而立的绛红身影，眼底的欣赏几乎要满溢而出

任安乐，远超他所能想象的卓然芳华，世间任何一个女子，恐都不能如她一般在这高堂之上刚强至此。“

*** “任安乐的出现突然又毫无预示，许是她脸上的笑容过分温纯灿烂，韩烨竟一反常态没有肃着脸讲

《帝皇书（全二册）》

规矩，只是朝阁楼下望了一眼，笑道：“任大人好身手。”
任安乐时候的帝梓元时时让人感到活力，活泼爽朗又正直有才华。

*** “我总觉得不会如此，你跟她一样，看上去温和无害，其实肚子里一片儿坏水，赌坊里是这样，刚才在翎湘楼也是。”安宁摇头，声音清亮有力：“任安乐，你一点也不比帝家当年的那个小丫头好打发。”

**** “面前之人虽一身袍服，可难掩女子之身的英武，眉眼稍带邪肆，威气凛然。”
*** “嘉宁帝未出声，只是淡淡打量着座下眉眼飞扬的女子，明明屈身跪在大殿上，却能让一朝文武折服，这份坚持和笃定他有生之年只在一个人身上见到过，太过相似，竟生出了灼目之感。

世上并非任何人都能在太和殿上对着他这个天下之主的赐婚说‘她之心意，从未改变’，也没有一个女子能忍住嫁入东宫一朝为凤的佳话传颂，可是任安乐偏偏做到了。

*** “任安乐沉默半晌，长长吐出一口气，“娶妻的是他，若是自己认不清，又能怪得了何人。”

任安乐性子里天生带着帝家人的乖张，在她看来，韩烨娶妻是自己的事，实在和她扯不上什么关系。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善谋略，长于兵法，在朝堂上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聪慧至极。”韩烨微一停顿，神情感慨，“如此之人本应善弄权术，惹人厌烦，她却天性豁达，从不掩饰心中所想，重百姓，守信义，心怀天下，济怀苍生，如此女子，可惜不为男儿。否则……”

*** “如果将来有尘埃落定的那日，那个为了百姓一身正气，笑傲朝堂，让他动心，活得肆意洒脱的女子，还会不会存在？”

*** “若是这世上你心心念念的那人不再在意你为何会改变，将来又会变成什么模样，那解释还有什么用呢？”

殿下，这十年你没有陪在小姐身边，没有陪着她长大，所以你不知道，小姐最开始舍弃的不是您和公主，而是她自己。

如今的靖安侯君最先舍弃的，是十年前那个相信皇家，相信你的帝梓元。”
真相揭露的那一天，所有人的命运就已经不由自己控制了

“就在黑子落定的一瞬间，他发现帝梓元肖似的不是帝盛天，而是大靖开国君主——太祖韩子安。帝盛天淡薄权势，先帝一生善权，帝梓元的棋路、做派和先帝几近相似，隐隐之间已有王者之风。

这十年，帝盛天究竟教了一个什么样的帝家继承者出来！”他们之间或许只有女像先祖，韩烨像帝盛天，才能解开这十年死局

“嘉宁帝微微眯眼。他刚才欲赐予帝梓元统帅之权，被她一口拒绝，此时她却反过来以此为条件……
这是在告诉他，她想要什么自己会夺，根本不屑于他的恩赐。”就是这么霸气

10、《帝皇书（全二册）》的笔记-韩烨

*** “许是韩烨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他每次谈及温朔时身上的冷峭都会冰化，一点都不似平常那个

古板严肃的太子爷。”

这样爱着温朔的太子，这一腔深情，最后真是催泪弹啊

*** “任大人谦虚了。”韩焯忽而沉声，目光陈恳：“朝堂差的便是大人这种一心为民的好官，且心有乾坤，所以孤才说……任大人入东宫，太过可惜了。你若留在朝堂，孤相信……会是天下之幸。”任安乐托着下巴瞅着韩焯，突然道：“太子殿下，有没有人对你说过……你是一位很好的储君。”

韩焯真的是从头到尾一个顶好顶好的储君，好到让所有人说起太子，心里只有韩焯的名字

*** “真是不能吃亏的主，任安乐叹气，回首——却突兀的撞入一双墨黑的眸子，面前的人眉峰如墨、薄唇轻抿，脸颊犹带饮酒后的红晕。她眼珠子动了动，突然想，民间传言太子韩焯长得一张惹女子倾慕的好皮相，却原来是个实诚话。风微起，两人长发被吹散，缠在一起落入空中，任安乐嘴唇一动，不由自主喃喃道：“君子冠颜如玉，美人月下成双。”

太子长得美，其实文中没有太过强调，可是从一开始的求娶到现在的描写都体现了太子之俊美

*** “韩焯转身，看着长发披散，随意披了件外袍闯进来的任安乐，墨黑的眼底不见情绪，半晌后，突然走到她面前，系好外袍的锦带，一言不发走回窗边。”

韩焯自始至终便是这样，我爱你用尽全身力气，可是我不会说，但是却处处都在

*** “儒雅坚韧的声音一遍遍在拥挤却安静的沐天城街道上响起，东宫禁卫军握戟指天，护卫着他们的储君。”

韩焯就是这样，儒雅坚韧温柔却又果决，让人心疼

*** “不仅仅如此，帝梓元是我这一世必须相护之人，我的太子妃，我的中宫皇后，除了帝梓元，绝不会再有第二个人。”韩焯缓缓转头，温柔至极的声音，却偏偏能说出最决绝的话语。”

*** “苍山山顶只有他们三人，韩焯来苍山虽有告诫她之意，可真正目的却是围诛简宋。只是她未想到他竟能如此沉得住气，在简宋拔剑之际才点穿布局，论谋略心思之深，世上千万人皆弗如”

星大很喜欢从对旁人的心理动作等描述来侧面反映人

*** 握着缰绳的手微微一顿，青衫如墨的男子突然回首，“安乐，我不会迎你入东宫，但会让你站到你真正想站的地方，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晋南安乐寨以敬献水军之功在朝廷苟安的俘将，而是我大靖朝万民所归的一品靖宁将军。所以……”他回过眼，声音里有片息的淡漠和无奈：“从今以后，你不需要为卸下父皇和朝臣的防备再以东宫太子妃位为借口。”

“一个忠爱这片国土和子民的将军，不会对大靖有任何威胁。”

话音落定，已行至宫门前，韩焯从马上跃下，径直迈进东宫，再未回首，任安乐甚至来不及瞧清他脸上的情绪。

果真是吃不得半点亏的太子爷，她说他将天下人尽入棋局，他回她为安于朝廷以整个东宫为借口”

爱你，不是束缚你

***任安乐闭眼，水花溅在颈间，她勾唇，“韩烨的确聪明，他在让施诤言将我之功呈于嘉宁帝时，便猜到了嘉宁帝会赐婚，所以才会在苍山说出那番话，让我知难而退。”

韩烨之谋，天下无双

***“太子高坐上首，手里握着一本古书，望向窗外，唇角勾起，整个人带着淡淡的喜悦，温润淡雅得犹如从画里走出来的一般。

任安乐立在武将之中，看向不远处的韩烨，眸色深处荡开极浅的涟漪。

她没有在韩烨脸上见过这样如释重负的笑容，至少……在她以任安乐的身份入京的这些日子里，从来不曾见过。”

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啊

***“安宁，太祖和帝家家主戎马山河十年才有大靖，父皇经诸王混战才坐稳皇位，若我的江山需要外戚来支撑，这般的帝王，要来做什么。”

“至于梓元，这个名字从来不只是太祖赐下的荣耀，帝梓元这个名字属于她，融进她的骨血，就算是父皇也不能真正剥夺。安宁，你知道吗，我在等她回来，十年了，一直在等这一天。”

从始至终，韩烨都未回首，安宁坐在书房内，望着青年立于窗前的单薄却坚韧的背影，眼眶涩然。她突然明白，她这个兄长为何会对一个十年不见的人如此执着，并不是帝梓元值得如此，而是帝家从消亡那一日开始，帝梓元同样融进了韩烨的骨血。

他对帝梓元，一如当年的太祖对帝盛天。”

好霸气又温柔，我就喜欢这样纯粹的感情，没有那么多需要感情维系的利益

***“侍卫话音未落，众人愕然瞧见——他们一晚上清冷自持的太子殿下唇角轻抿，毫不犹疑抬步朝大殿外走去。

步履生风，月色余光下，唯剩他拂袖而过的衣袍浮影。”

这样的爱，可惜承恩不是梓元

***“殿下知道温小公子入了里面还没出来，二话不说就跑进去了，奴才拦不住啊，东宫的侍卫全进去了，可殿下让他们先救百姓……”这样的韩烨，让安乐，让梓元将来如何是好

“元华殿里，韩烨坐在榻前，沉默无声。看见任安乐出现在火光中的一瞬，那种不安恐慌，尤甚于听到梓元出事时的心境。

他骗了所有人，却惟独自己不能。”

***“帝家主若想复仇，天下何处能拦她？她既然十年未出现，想必对当年之事已经放下，皇家再失德，这天下也是帝家主和太祖共同创下的。”韩烨缓缓跪下，“父皇，请您…看在太祖和帝家主的份上，为儿臣赐婚。”

“韩烨微一沉默，望向任安乐，缓缓开口：“梓元性子不好，我会帮着改，她不适应京城，我会慢慢教她，她若是还对皇家有怨，我总会让她知道我等了这些年，待她的好。安乐，我等了梓元十年，不是十天，不会因为她和当年不同，便将她弃若敝屣。只要她是帝梓元，其他一切，对我而言都不重要。”

知道真相了的读者也很憋屈啊

***“面前站着的是她自出生起就择定的夫婿，正直善良，心怀百姓，或许她这一生都再也寻不到这样的人。”这样简单的话，这样深沉的感情

《帝皇书（全二册）》

*** “ 韩焯…… ”

“ 我对一个叫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帝梓元。任安乐，这句话，你永远都要记住。”
青年眼底荡着淡漠的笑容，隔着漫天烟火，如是开口，然后毫不迟疑的转头，离去。 ”

*** “ “ 骁骑营护好各派掌门，苑书，带你家小姐走！ ” 几乎是瞬时，韩焯骤然跃向半空，手中长剑鸣出清越之声，朝青城老祖而去。 ”

“ 韩焯左手握住剑身，猛地朝自己身体里刺去，青龙猝不及防下被他拉近，面容大变。韩焯右手凝聚的剑气死死刺进他胸口，青龙神色一狠，居然拉着韩焯一起朝一旁的万丈深渊跌去！
“ 韩焯！ ” 任安乐的声音响彻在化缘山顶峰，悲怆莫名。 ” 永远的以命相护，哎。。。

***她抬头，看着怒气满溢的嘉宁帝，突然开口， “ 父皇，皇兄他太难了，您别再为难他了。 ”

“ 他难什么！ ” 嘉宁帝向来宠爱安宁，今日被他气上头，口不择言： “ 朕用尽心力培养他，兢兢业业保住江山，还不是为了他，你还要朕如何？他一个大靖太子，连这点苦难都受不得，日后如何执掌天下！ ”

“ 父皇，皇后娘娘过世的时候，皇兄他只有七岁。 ”

安宁一句话，嘉宁帝神情猛地一僵。

“ 在帝北城亲口颁下赐帝家满门死罪的圣旨时，皇兄十二岁。 ”

赵福这次干脆连呼吸都给停了片刻，不可思议的望着安宁。

“ 入西北戍守边疆那年，皇兄十五岁。 ”

安宁缓缓起身，膝上的鲜血滴落在地，溅出触目惊心的纹理。

“ 父皇，您有没有想过，皇兄今年只有二十二岁，他甚至没有为自己活过哪怕一天。如果这次他回不来了，还要这把椅子来干什么？儿臣会领兵去化缘山，但不能领君命保证一定能带回活着的皇兄。 ”
大招啊

*** “ 可是，他到现在才相信，不是只有他才能为她倾尽所有。

那人虽居宫墙，却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同样耗掉了十年岁月。 ”

*** “ 她记得韩焯十年前在帝北城惊慌自责的模样，记得他在东宫殿门前迎回帝承恩时的失而复得，记得他落下悬崖时的决绝，更记得他在那座谷里，对着天际尽头第一抹晨曦说的话。

“ 梓元，时候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

他唤的……是帝梓元，而非任安乐。

他一直都知道他要娶的是帝承恩，而不是帝梓元。

“ 我对一个叫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帝梓元。任安乐，这句话，你永远都要记住。”

临西城河畔，万千焰火下，他曾经如此说过。

她怎么能忍心让这样的韩焯成为她复仇计划的垫脚石？”

*** “韩焯有瞬间的失神，眼底恍惚的安然满足甚至大于任安乐突然出现在此处的震惊。在这微不足道的一瞬间，他想，若是当年种种从来不曾发生，是不是从很多年前开始，她就会以这样一种模样生活在这里，以他妻子的身份。”这种对比还能来的更猛些吗

*** ““安乐，我等的就是在泰山上被圈禁了十年的帝梓元。”

只有她在，你才会平安。”

*** “韩焯缓缓抬头，嘴张了张，开口，只言了一句，却若千钧九鼎。

“父皇，那埋在青南山下的八万将士，是我大靖的子民。儿臣，是大靖的太子。”

韩焯真的不愧为太子

*** “安宁怔怔看着韩焯远去的背影，眼眶突然一红。或许连皇兄自己都没察觉，提起梓元时，他眼底的沉痛哀伤竟已似渗入骨髓一般。她终于明白，那时在化缘山谷底，背着梓元的皇兄看见他们出现时，那一瞬的死寂沉默究竟是何般原因。他早就猜到了今日的结局，因为无比清醒，不能阻止，所以才整整一夜不愿停下，也不愿离开。”

““我宁愿你是晋南的女土匪任安乐，宁愿你粗俗不堪，宁愿你不通文墨，宁愿你贻笑大方，这些都没关系。梓元，我宁愿你从始至终都只是这样的人，我宁愿我曾经放在心上珍而重之的女子任安乐就是你全部的人生。我有时候会想若是没有帝梓元就好了，但其实可悲的是，这世上从来不存在的不是帝梓元，而是我放在心底的任安乐。”

帝梓元坐在床上，瞳色猛地深沉凛冽起来，她抿起唇，竟染上些许凉薄冷清之意。

韩焯，我到今日才知，你放在心上的不是帝梓元，而是一个从来不存在的任安乐。”心好塞

“温朔笑了笑，把手中的纸条展开，上面利落地书了四个字，煞气凛冽——奸相必诛。

黄浦恍然大悟，摸了摸胡子感慨道：“不愧是太子殿下，这份坚毅果敢寻常人的确难及。””韩焯真的是个好太子

““小公子，殿下说了，左相先犯了大罪，他最重也只是被褫夺太子之位。不济也能做个闲散亲王。他让您别急，就算他做不了太子，日后也能护小公子一世安宁。”

林双说着，从袖中掏出一张纸条和一块墨绿色的令牌，恭恭敬敬递到温朔面前，“小公子，奴才遵殿下之令，在殿下从宗人府出来之前，将东宫所有暗藏势力托付于您。””他就对帝家这么情深义重！

11、《帝皇书（全二册）》的笔记-伏笔

1. 任安乐身份之谜

***庭院内，房间的门被轻轻推开，龙涎之香飘散在空气中，入眼可见书桌上淮东石墨边扔着一只金丝翡翠笔，御供的江南丝绸被随意摆在墙角，锦纹石棉地毯铺满整间书房。

若有人在此，瞧见此景定会惊讶万分，如此典雅奢贵，比之内宫帝姬，亦不遑多让。

。

“小姐。”一紫衣少女悄悄走进书房，带着笑意朝窗边女子走去：“殿下送东西过来了。”

话音刚落，立于窗边的素衣女子回转头，微皱的眉扬展，眼底俱是欢喜：“心雨，快拿给我。”

墨绿锦盒落在手上，还带着山外的凉意，她急忙打开，一本泛黄破旧的古书端端正正至于其中，素衣女子叹了口气，有些失望，但仍是极高兴的朝侍女摆手：“把箱子搬过来。”

心雨应了声，入内室抱着一个木箱放在女子面前。

女子打开木箱，蹲在地上，抚摸了古书好一会才宝贝的放进箱子，笑道：“他果然没忘记。”

***安宁端起小酒壶，朝嘴里灌了一口，抬眼，看着对面隐在月色下素眉墨衣的女子，神情遥远追忆，满是怅然，毫无预兆的突然开口。

“任安乐，你……很像我曾经认识的一个故友。”

***“韩焯起身，行到窗边，漫天朝霞渐起，天际似破晓重生。

老师，我终于找到了足以和我对弈棋局之人，只是……太过可惜，她不是梓元。”

***““罢了，有些东西迟早要还，不如早些。”任安乐叹了口气”

***“他还以为，这辈子太子都不会带人去那里，除了帝家的那位。”

***“任安乐并未言语，她只是看着前面缓行的身影，脚步顿了下来。

抬首望去，朝日初升，青山入云，一切仿似未变。

就像那一年，她牵着少年的手，爬完这一千二百三十一阶石梯。

来见那个赠她一世荣耀的枭雄帝皇。

韩焯，我从来不知道，有生之年，我还会再走进这里。”

“任安乐突然想，若她只是任安乐，此时心境，又该如何？

可终究，她从来不只是任安乐——不只是那个在晋南之地肆意洒脱的女土匪，游戏人间的安乐寨主。”

***“终有一日，她也会拔出手中之剑。太祖，若你预见了一日，当年可还会赐下那荣宠至极的谶言。

上承于天，斯得重任。这八个字，是我帝梓元一生命运的开始。”终于揭开了

***“说完，一拂袖摆转身走进内室，心雨看得瞠目结舌。

帝梓元，太祖赐下的倾世之名，怎的小姐竟会如此的弃若敝屣，就如从来不愿为此名一般。

.....

帝梓元，这个名字带来的荣耀曾被整个大靖的女子羡慕追逐，即使是在帝氏一族被淹没至历史尘埃的十年后，这个人的重回京城依然让朝堂和世族震动。

太祖传位遗旨中倾力赐予荣耀之人，叛国谋逆罪中仍得皇家庇佑的人，便是大靖王朝对帝梓元此人的解读。

只是同样未曾有人料得到，嘉宁帝迎回帝梓元的圣旨上，竟会将其改名‘承恩’。”
任安乐与帝梓元的地位差别有多大，韩烨对假的梓元有多情深义重，读者心中就有多感动，多苦闷，多希望继续读下去等到安乐扬眉吐气的那一天。

*** “只是他不得不承认，任安乐或许远不止是他所认识的那个聪慧睿智的女将军。

那一道凌厉的刀气，是永宁寺净玄大师的般若内功所化。

他自小修习的心法，即便任安乐只露出分毫，他也不可能会认错。

国寺宗师，二十年不曾下过泰山，远在南疆的任安乐，两人之间怎么会有半点干系？”韩烨，还不猜出来

*** ““宣帝小姐觐见！！！”

百官席上，有人毫无预兆地立了起来。

这等万籁俱静之时，一点动响都会惹得人人侧目。众臣抬眼，瞥见那人有些哭笑不得。这傻姑娘不会是不愿太子赐婚，在太后寿宴上不知死活地跑出来搅局吧！

任安乐从一品王公的宴桌上走出，着绯红朝服，面容凛然，一步一步走到石阶中间的广场上。

然后，万众瞩目之下，缓缓跪下，昂首，望着嘉宁帝，朗朗之声，直冲云霄。

“臣帝梓元，拜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 “梓元，当年皇家因江山权柄构陷帝氏一族，皇祖母一条命抵不了，你要让韩家用江山来还，对不对？一年前我在沐天府问你可愿和我共治山河时，你言你不是第二个帝盛天，我后来才知，你话中深意原来如此。””

2. 温朔身份之谜

*** “不为其他，只因其乃太子亲自教养，是大靖唯一一个在东宫长大的属臣。

八年前太子出宫游玩，遇北秦刺客劫杀下落不明，嘉宁帝闻讯震怒，封锁京师下令搜城，三日后禁卫在一乞丐窝寻到重伤昏迷的太子和守着他的孤寡幼童，未敢私自处理，是以将幼童一起带回等候嘉宁帝发落。

太子醒后听闻此事，请旨将幼童带回东宫抚养，嘉宁帝应允，自此，这幼童便留在了东宫，太子感念其恩，延请右相为其开蒙，并亲赐名温朔。

传言乃温仁冠雅，朔朗星辰之意。

太子对其看重，由此可见一斑。”

***韩烨眼底的骄傲丝毫未掩：“温朔很争气，比我想象的更好。”

许是韩烨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他每次谈及温朔时身上的冷峭都会冰化，一点都不似平常那个古板严肃的太子爷。

这一揪一揪的，真是磨死人，不过我觉得这个伏笔解开的不爽，梓元那么久才知道温朔是她弟弟。温朔知道自己身份后也选择继续辅佐太子。有点不爽啊，但是可以理解，这是正常人的纠结

***“任安乐眼中的笃定太过肯定，韩烨眯起眼：“任安乐，你对温朔好像太过在意……为何？”

任安乐一怔，朝茫茫夜色看去，半晌后轻声道：“臣曾有一幼弟……”她回转头，看着韩烨：“可惜身体孱弱，小时候夭折了，若他还活着，应和温朔同岁。””

***“焯言若是还活着，该和她一般大了”

***“韩烨冷不丁一问，让温朔着实意外，想了片息才道：“我只记得小时候和钟姨住在城西，然后便是遇见了殿下……”说着挠挠头，“钟姨说我染过一次伤风，去了半条命，养了几个月才好，之后五岁之前的事就记不大清了。”

韩烨看了他一眼，抬步朝花园走去，“记不起来就算了，以前的事无关紧要，去见见梓元。”

温朔点头，跟在韩烨身后，有些奇怪。他跟在殿下边八年，殿下从未关心他幼时之事，怎么会突然问起？”

***“温朔自觉走到韩烨身旁，清脆有力地咳嗽了一声，韩烨摇头苦笑：“这是温朔，你们……”他顿了顿，才继续道：“之前没有见过。”

温朔狐疑地瞥了韩烨一眼，他和帝梓元素未平生，自然是没见过，但仍是极郑重的朝帝承恩见礼。”

***“温朔有些赫然，“殿下，前些时候任将军说和我投缘，便……”

任安乐一把搂过温朔的脑袋，无视他通红的脸，朝韩烨大咧咧道：“殿下，温朔对我的胃口，夺了殿下所爱，殿下不介意吧。”花了这么多笔墨在温朔这个大伏笔身上

***“梓元，焯言已经长大，只可惜，你不能陪着他，我亦……不能告诉你。”

***“当年便是右相帮助韩烨救了温朔，否则凭他当时的力量，肯本不足以瞒住嘉宁帝和遍布京城的密探。

这些年右相尽心教导温朔，把他当成了入室子弟来教，”终于揭开了

““梓元，温朔他是……”韩烨突然开口，瞳色深沉，道：“是啊，温朔和我也算有缘。”

他看着帝梓元，话到嘴边忍了下来。焯言的身份不能说出口，父皇能容忍有梓元的帝家，但决不可能容忍焯言还活着，若父皇知道真相，只会让靖安侯府和他们姐弟处境堪忧。”看着他们，我只想说做人好难~

3.苑琴身份之谜

“奇怪，小姑娘用笔竟有我鲁派之象。”这一个个的伏笔真是受不住啊

***“韩烨眼底忽而涌出些许沉痛，“梓元，这个契机，你从入京开始，选择的不是温朔，而是我。那副当初在涪陵山脚画下的画，就是你送到我手里的线索，那不是礼物，而是为了有一日我能察觉出苑琴的身份，从而牵出秦家的工具。””

4. 嘉宁帝不出帝都之谜

“何止是今年，自十年前帝家灭亡起嘉宁帝便不再出席皇室的秋狩之宴。

或者说，从十年前开始，嘉宁帝就再也没有迈出过帝都一步。”

帝盛天二十年前一身武功便已臻宗师之列，世间难寻敌手。

这才是...嘉宁帝十年都未曾走出帝都的真正原因。

他赢了帝氏一族，让大靖自此以皇家为贵，却将自己永远困在了这座城池——以帝盛天倾世之名划下的围城。

5. 十年死局之解

“今日得殿下相邀，荣幸之至，这便算是我的谢礼。”

任安乐随手一抛，黑子在空中划过一道印记，稳稳落在石桌棋盘之上。

韩焯朝棋盘看去，抬首望向任安乐消失的方向，神色复杂深沉。

他刚才奕的一局已成死棋，任安乐落子的地方虽不能让黑子获胜，却能解局，只一子围城不破而解。

“这算不算一种暗示，原来在这么早的时候，星大就已经告诉我们死局也可以解开

6. 北阙阁--最后两人感情的推动的神助攻啊.

“任安乐回首，神色莫名：“北阙阁？”

“听说当年陛下为了迎那位入京，特意招岑北大师在东宫修建的，北阙阁可眺望整个京都的景色，与涪陵山对望，华贵精致，在帝都很有名，不少朝官曾向殿下请求入北阙阁观赏，就连入东宫的几位主子，也没有人不念着此处的。可是咱们殿下是个长情的人，自那位小姐后，北阙阁到如今还没有别人踏足过。”

7. 黄浦的提拔和日后梓元执政时的一起又一起纠纷甚至包括她弟的又一年科举案，星大是个很会首尾呼应的人，该用掉的线一条也不落。从科举案出名以科举案结尾。

良久后，才听到黄浦压着怒意的声音：“本官久闻大人在晋南的威名，素来以为大人虽是女子，亦可堪比堂堂男儿，今日才知大人确实名不虚传，土匪便是土匪。任大人，你可知清贫学子十年寒窗落榜是何滋味？家中老父殷殷期盼毁于一旦又是何等悲凉？”

他站起身，未待任安乐回答，拂袖走出了内堂。

8. 帝盛天生死之谜

*** “这话一出，安王脸上的诧异都遮不住，惊声道：“陛下，帝家家主还活着？”

嘉宁帝眸色一暗，指腹不自觉摩挲手上扳指，半晌后沉声道：“自然是已经亡故了。”

*** “半晌后，苍山顶峰突然出现一个身影，自顶峰漫步而下，雪白长发，玄色长袍，腰间一根锦带，唯见背影，不见容貌。这人在千峰奇陡的山涧间如履平地，最后停在满身是血奄奄一息的归西身旁，沉默片刻后伸手扶起他径直朝山脚而去。

模糊间，归西睁开被鲜血染湿的眼，彻底昏迷前只来得及看到一双墨深的眼，那眼神尊贵至极，却偏偏有着世间最平淡的透彻苍渺。

太像了.....那个突然闯入世间、声明鹊起的女子，怎么会和这人有着一模一样的眼神”

*** “陛下是怀疑.....帝家的那位回来了？”赵福问得小心谨慎。

或许从十年前帝家覆灭的那一日起，嘉宁帝就在等帝盛天回来，只是如今真的当这一日到来时，谁都不知道，韩氏天下还能不能坐得稳。

*** “任安乐原本亦步亦趋行上前，临到头了嘴一咧，嘿嘿傻笑几声，跑了几步一屁股坐在那人对面，

露出一口白牙。

“哟，姑祖母！今儿个真巧，您也来这赏雪看梅呢！”

如果这片桃林里有第三人在场，同时还知道这二人身份的话，恐怕一口气提不上来，就给不明不白的往生了。

但好在这地儿除了她们，没有旁人。

帝盛天眼皮子都未抬，只定定看着石桌上棋局，握棋的手凝在半空。

任安乐自感被冷落，撇了撇嘴，朝棋盘边上指了指，“咯，下这，下这，以己为饵，诱剿敌军……”她来了兴致，连连督导，“再下那，咱们来个空城计，整死那些贼嘎子！”

9.太祖离世时陪伴的是帝盛天之谜，太祖与帝盛天感情之谜，帝盛天永不踏进京城之谜

那是昭仁殿，太祖驾崩之处。

世上几乎无人知晓，太祖离世时身边伴着的不是皇后妃嫔，皇子公主……而是帝家家主，帝盛天。

也无人知晓，十六年前，帝盛天在太祖墓前立誓此生决不再踏进帝都一步。

10.安宁驻守边疆成因之谜

“嘉宁帝得了四位公主，最宠爱的是韶华，最引以为傲的却是这位皇长女安宁。安宁公主幼时便极爱习武，十岁时被永宁寺净玄大师收为入室弟子，十四岁下山回宫，在当年的秋狩上技压群将为皇室大争颜面，回宫后嘉宁帝大喜，为安宁公主设宴百官，问其所愿，却不想这位公主刚烈无比，竟执意入西北驻守，嘉宁帝无法，只得将长女远送边疆。”

11.《安魂曲》

“两人微有诧异，落耳的声音铿锵古朴，琳琅弹的——竟是边塞军营里常闻的《安魂曲》，想来是听安宁说刚从边塞回来，她才会选择这首曲子。”

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弹安魂曲不是为了安宁，是为了梓元，为了帝家那八万将士。

*** “你可还记得琳琅第一次在翎湘楼给我们弹的《安魂曲》？不是因为你从边疆回来，她才谈给你听，那是琳琅弹给那八万个回不了故土的孤魂听的。琳琅的兄长和父亲十年前死在了青南山，她母亲哭瞎眼过世了，后来她去了妓院。我遇到琳琅的时候她十二岁，已经是帝北城花名最盛的雏妓。”

12.酒铺

*** “昏暗的街道尽头有个小酒坊，酒香四溢，两人对视一眼，极默契的朝酒坊走去。

简单的木桌木椅，粗糙的器具，年迈的老夫妇，一切都让京城的街道远离繁华喧嚣，陡然醇和静谧下来。

安宁端起小酒壶，朝嘴里灌了一口，抬眼，看着对面隐在月色下素眉墨衣的女子，神情遥远追忆，满是怅然，毫无预兆的突然开口。

“任安乐，你……很像我曾经认识的一个故友。”

在她们身后不远处，韩焯着一身浅黄冠服，眸色深沉，悄然而立。”

*** “ “ 还记不记得那个小酒馆？ ” 任安乐停下来，指着不远处昏暗的灯火问。

街道尽头有家破旧的小店，年纪有些大的老人卖些自酿的酒水讨生活。安宁和任安乐头一次出来逛的时候也来过这里。

“ 当然记得。 ” 安宁朝小酒馆走去， “ 走，你请我逛青楼，我请你喝酒。 ” 你瞧京城这地儿多好，士子通达，文才汇聚，莺莺燕燕，歌舞升平。百姓受着皇恩，领着赏赐，等着年节…… ” 任安乐笑得温和而认真， “ 安宁，你说，这么好的日子，咱们晋南的百姓怎么就等不到呢？ ”

安宁神色顿住，朝任安乐看去。她知道，梓元有话想对她说，不管是迟了十年，还是二十年，她总有一天，会听到。

“ 我们等了十年，也没有等到。 ”

“ 你知道死在青南山的是什么人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每一个死去的人是什么名讳，年龄几何。但是在晋南，说不准哪一户里，这些死去的人中就有他们的丈夫、儿子、兄长。你可还记得琳琅第一次在翎湘楼给我们弹的《安魂曲》？不是因为你从边疆回来，她才谈给你听，那是琳琅弹给那八万个回不了故土的孤魂听的。琳琅的兄长和父亲十年前死在了青南山，她母亲哭瞎眼过世了，后来她去了妓院。我遇到琳琅的时候她十二岁，已经是帝北城花名最盛的雏妓。 ”

安宁握住酒杯的手微微颤抖，脸色苍白。 ” 在同样的地方却说着最击中人心的话语

真是物尽其用，连个酒铺都不放过，多年后，韩烨悄悄躲在阴影处听梓元与铭西喝酒又是何种苦涩心情

13. 百万巨款下落之谜

“ 这只有一个可能，百万银钱根本没有用于修建河堤，而是被江南上下官员贪墨下来。她此时方明白右相之意，江南水灾根本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数万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只是成了一府贪官牟利下的牺牲品。

江南官员多是投在沐王和左相之下，难怪他们会极力反对朝廷另派官员，想来是怕此事横生枝节，牵扯出百万河堤款的去向。 ” 没想到牵出来沐王私自造兵器

“ 殿下？那河堤款不是被钟礼文贪墨送入京城敬献沐王爷了？ ”

“ 不。 ” 韩烨眼沉得可怕， “ 河堤款从来不曾入京，而是去了巩县。 ”

“ 巩县？ ” 温朔惊呼，难以置信。

巩县位于沐天府近郊，乃江南冶炼兵器之处，历来受朝廷管辖，非帝王旨任何人不得出入，若是沐王爷能将贪墨的银子尽数送进巩县，那只有一个可能……大靖兵器命脉已被他掌控在手！ ”

《帝皇书（全二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